

诡异暗合：历史人物生卒、历史事件发生时日中  
含天命·天意、天理·天道的天数·天机  
——中共双重诞辰虚实、中国多轮演进变幻所隐现的  
“时环天数·劫结天机”论考之一

夏 刚

天布难逃网：天经地义与天惊地异

1973年8月22日，毛泽东在讨论中共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组织人事安排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邓小平同志说过，有的老同志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可以当顾问。我看可以组织一个中央顾问委员会，我来当主席。但我还是要管的，不仅‘顾’，而且‘问’。”<sup>1)</sup>“文化大革命”前夕林彪通过《解放军报》系列社论鼓吹“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宣称对“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一定要坚信不移，坚决照办”，而那番肉麻的逢迎9大结束不久即遭毛嗤之以鼻<sup>2)</sup>后的此刻对领袖的“谦退”表示无人响应，并非由于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随9大退场后恢复顶层权力机构地位的政治局内“一言堂”被打破。1969年4月1日9大开幕式上毛就突发动议推举林彪当主席团主席、自己当副主席，伴“虎猴二气”浓烈的君主已久而懂疑甚深的“副统帅”惶恐地起身推拒以示绝无分外之想。恰逢西方“愚人节”时在代表2200万党员的盛会上当众愚弄位极人臣者的把戏，不过是为着显示居亿万人之上而又在“伟大统帅”1人之下的“亲密战友”亦可玩于股掌之上。出于权谋需要而联手“武卫文革”的毛、林从相互“捧杀”发展到围绕维权夺利而暗图“棒杀”，刘少奇、林彪相继“谋臣亡”、“走狗烹”后毛再出有意退居二线的动听之言，就明摆着是虚晃忽悠的“要”而非真心坚辞的“要”。

在座者连不谙政坛套路的工农兵“大老粗”也皆知这时从命不如恭敬才是聪明，因而“良弓自藏”的故作姿态未引来不知趣的“出头鸟”附和，毛遂顺水推舟说“你们大家都不赞成，我只好还作（中央委员会）主席，鞠躬尽瘁”。就周恩来介绍的大家酝酿副主席的情况发话“我看，恩来算一个，王洪文算一个”，为按下不少人对王的反对而以说服的口吻告诫“不能看不起儿童团”，

接着又道“康老（康生）算一个，（叶）剑英算一个”，一锤定音后又提出在这3老、1青之外从军队里选1名中年（40—59岁）。善于揣摩“顶峰”意图的周发言“建议德生同志作为一位候选人”，毛果然不待其余提名即说“可以”并得到其他委员的赞成，毫无思想准备的李德生连忙声明水平、能力都不合适，又补充了句“从我们党内来说，先念同志是可以作为党的副主席的人选的”，就在邻座的李先念拉拉他袖子悄声示意“主席已经表过态了，你不要再说了”，于是“9.13事变”以来空缺近2年的副主席位置就在弹指一挥间，由“老板”（江青嫁毛初期对夫君之称）拍板、“管家”（总理）敲边鼓而一揽子排满。



抬出已64岁且离军从政多年的李先念既脱离了毛划出的框架，也未顾及彼此老巢都是一度与毛嫡系的中央红军（红1方面军）对峙的4方面军，且众多将领中曾同属张国焘麾下的河南新乡县同乡许世友和老上级陈锡联已在政治局并势必连任。慌不择辞的反调提案暴露出这位开国少将（1955年领衔，许、陈则为上将）不知游戏规则，而这位军队政工负责人之政治功夫不到家还表现在多嘴讲到非毛不得妄评的何人配当副主席，须知他说的“我们党”已蜕变作由“我即党”的毛“一人之心”支配的“毛家店”。毛1968年10月13日在8届12中全会开幕式上即对仅为列席代表的李德生表现出高度关注，<sup>3)</sup>翌年4月28日9届1中全会上以12军（属许世友为司令员的南京军区）军长、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中层”（中间；中坚）地位“入局”任候补委员。李由毛点将于1970年4月、翌年1月先后就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他到林彪团伙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掺沙子”、林出逃后坐镇空军司令部监控等都不负主望，当副主席后却由毛对调8大军区司令员的削权而于毛80诞辰（1973年12月26日）赴沈阳军区接替陈锡联。1974年8月26日—9月10日在王洪文主持的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他遭到“宫廷派”围攻，结果识相地主动向毛打报告请求辞去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职务，毛批示“有错改了就好好”并同意辞职（但保留政治局委员），并饶有深意地让时任政治局委员、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纪登奎转告“你是惹不起他们的”。<sup>4)</sup>

这一幕“失常”（失去常委头衔）、“擢副”（谐“致富”音的创语，指放弃副主席交椅）的突变，在不乏昨日显贵今天中剑、明朝下狱、最终送命的10年浩劫中还算是网开一面的善待结局，不知不觉地得宠而青云直上后莫名其妙地失宠而马失前蹄却又焉知非福。毛1973年在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披露对调大军区司令员的部署时说刚来不久的李是陪绑的，要他做些好事并念顺口溜曰“李德生活到九十九，上帝请你喝烧酒”。<sup>5)</sup>这天巧合37年前蒋介石在西安被东北军、西北军两帅（张学良、杨虎城）兵谏扣押的“双12”，对众将相常怀狐疑的毛刚操纵政治局多次开会抨击周恩来及陪绑的叶剑英对美外交“软弱”，见效收场后12月9日对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以“上帝请我喝烧酒”的谎言告白沉痾难治，为永保江山不变色而费尽心机的他3年多后就未及足年龄满83岁便归西，和预定接班的林彪早于他5年仅63岁就葬身域外构成一对悲剧。1980年才获中央正

诡异暗合：历史人物生卒、历史事件发生时日中含天命·天意、天理·天道的天数·天机（夏）

式平反的李德生 1985 年出任国防大学首届政委、1987 年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1988 年授衔上将，经大降职到上将至的浮沉而于 1990 年离休后在邻近 95 岁诞辰的 2011 年 5 月 8 日寿终正寝，这在某种意义上可谓“吃亏是得益”或“憨厚人有憾后福”（谐音创语）。官方认定享年 96 岁使毛 37 年前打趣预言的不满百而“久久”（九九）显得有几分近乎灵验，而“百度百科”作 1916 年、“维基百科”中文（简体字）版作同年 4 月<sup>6)</sup> 的出生为依据的享年似是虚岁，由此引出一笔“陈年糊涂账”及其日后澄清颇带“天数”启示。

《辞海》第 6 版（辞海编辑委员会编，夏征农、陈至立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年刊）中，“天数”有“①以天计算的期限”、“②迷信的人指上天安排的命运”这 2 种词义。而在《现代汉语词典》第 6 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 2012 年刊），释义仅为“迷信的人把一切不可解的事、不能抗御的灾难都归于上天安排的命运，称为天数”。单限定于形而上意味的后者同样定性的“迷信”在日本就不见于国语辞典里该词条的说明，如《广辞苑》第 6 版（新村出编，岩波书店 2008 年刊）作“自然的命数。自然的命运。天命”，就更符合“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荀子·王制》）等传统用例。《辞海》之②引出典“罗贯中《风云会》第二折：‘你道是天数难逃，可甚么情理难饶？’”，日文“天命”的“天赋使命”、“天赐寿命”和“天予惩罚”这 3 重意思也都跟这一用法相通。《辞海》有《现代汉语词典》未收的“天罚”（“犹天诛。《书·胤征》：‘今予以尔有众，奉将天罚。’”），但“天命”的“①上天的意志和命令。（详解略）”、“②自然界的必然性”等（③④略）均无此意。在江西新建县接受半软禁、监管的邓小平听传达“9.13 事变”后对家人说“林彪不亡，天理不容！”，<sup>7)</sup> 也道出了违天命（孟子所谓“降大任于斯人”）而终遭天罚、折天寿的天数难逃、情理难饶。《辞海》中“天理”的“②天然的道理”的举例也是“天理难容”（5 个词义中还有“①自然的法则”、“④纲常伦理”等），此际言“天理”而非党纪、国法、民意也合“上天”之“天”的字形、语义都凌驾于“人”之上。受林重用而于 1968 年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黄永胜叹谓“武将不敌文人，林彪之死是天意”，<sup>8)</sup> 该“天意”也是上句所言的人智较量结果而又提示了“天”以在其上加两道的“人”为基础。

“人”寓于“天”、“天”包含“人”的字形和上述“天”词群之意都能体现“天人合一”，战国时子思、孟子首先提出的这一哲学观点为求自然与人和谐统一而探索二者的相通之处，在毛泽东推行“人与天斗”遭自然规律惩罚后重受尊重的该理论认为人事是天的意志之体现，而其“天意能支配人事，人事能感动天意，二者合为一体”（《现代汉语词典》的该词条说明），还不妨借化“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的辩证命题来归纳为“天命遣人事，人事变天命”。《现代汉语词典》的“天意”定义之“上天的意旨”中的定语在该词典有“上天<sup>1)</sup>”、“上天<sup>2)</sup>”，前者作“①上升到天空。②迷信的人指到神佛仙人所在的地方。也用作婉辞，指人死亡”；后者释义“迷信的

人指主宰自然和人类的“天”所贴的同样标签则没有被《辞海》的“上天”采用，而解为“①上帝；天帝。对‘下界’或‘下民’而言。②指天、天空。③登天。④指冬天”（《广辞苑》作“①上方的天。⇔下土。②上帝；天帝；造物者。③四天之一。冬天。④登天；升天”，二者的一致说明《辞海》的解释更富于普遍性和国际性）。《辞海》中“上帝”的“①天帝。②帝王。③基督教所信奉崇敬的神。（详解略）”也无“迷信”，和“天帝”的“①犹上帝。后亦指皇帝”（②略）一并值得研究的是兼指天、地两方的独尊。《现代汉语词典》中“上帝”之①和“天帝”的语释同为“我国古代指天上主宰万物的神”，毛泽东在7大闭幕词《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中称要“感动上帝”即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和“去见马克思”同义的“上帝请我喝烧酒”之说也符合这“两帝”不算迷信概念的划分。然而1973年11月13日晚周恩来为回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动议再行单独会谈而打电话请示毛时，被告知“上帝正在睡觉”而出于“恐惊天上人”（李白《五绝·夜宿山寺》）硬着头皮作主，照顾毛安眠的善举酿成遭批“擅举”（谐音创语）的苦辣罚酒<sup>9</sup>就凸显了“上帝”足具主宰现实的神通力，黄永胜沦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受株连也是“犯主”（触犯主席）而挨“陪宰”（仿“陪绑”的创语）之天意。《现代汉语词典》的“迷信”释义“①相信神灵鬼怪等超自然的东西存在。②泛指盲目地信仰崇拜”，未标“迷信”的对现代“神坛”上君主的个人崇拜、群体盲从其实比敬佛仙、畏灵怪更有害。

“上天”用例的“~保佑”因该词是“迷信”认识而按理也当列入“落后文化”的遗物，今人仍常求保佑的“老天爷”在该词典却未像“上天”、“天数”、“天条”那样被打成“迷信”：“民间认为天上有个主宰一切的神，尊称这个神叫老天爷。现多用来表示惊叹：~，这是怎么回事儿！”《辞海》不登的此词见于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中的上述逸闻，1971年11月6日父母破天荒地接通知去所在劳动的拖拉机修建厂听传达中央文件后她心神不安，“要知道，在‘文革’中，什么都可能发生，是福是祸，是凶是吉，老天爷都不能预料。”再看《现代汉语词典》的“天网恢恢”（内注明“[语出《老子》七十三章；恢恢：形容非常广大]”），其说明“天道像一个广阔的大网，作恶者逃不出这个网，也就是逃不出天道的惩罚”也合邓评林言，而作为“中国古代哲学术语”的“天道①”之释义也辩证地和“老天爷”的“民间”同属中性：“唯物主义认为天道是自然界及其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唯心主义认为天道是上帝意志的表现，是吉凶祸福的征兆。”由此反观“天数”其实也未必不含“天理”的客观性和“天道”的两面性，假设实践《辞海》中其①的举例“算一下天数”来考察②的“上天安排的命运”就会发现，不少看似偶然的“天数”也像野史小说或小道消息那样既不可全信又不可不信。

1966年“8.18”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到1976年10月6日“4人帮”被捕的3703天的中点，就不偏不巧或正偏正巧地是林彪于当天子夜踏上“自我爆炸”之旅的1971年9月12日（约在23时50分左右慌乱地离开北戴河住地外逃<sup>10</sup>）的林与妻儿等乘轿车火速赶到山海关机场，13

诡异暗合：历史人物生卒、历史事件发生时日中含天命·天意、天理·天道的天数·天机（夏）

日0时32分在无夜航灯光及通讯保障、机组人员来不及上齐的情况下急促强行起飞)。老天爷对惊呼“这是怎么回事儿！”者大概也会以“人算不如天算”或“成事在天”来开导，《论语·为政》中孔子所云“五十而知天命”在中共成立50周年后不久的未遂改变中显出先道之明。论人事与天命的名言有宋代胡寅（1098—1156）撰《致堂读史管见》的“尽人事而待天命”，其姓名正跨12日周恩来觉察异常而追查林彪座机情况后密谋隐瞒真相的2员“天骄”干将——曾为毛等中央首长驾机的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空34师（专机师）党委书记胡萍（开国大校，专机师首任师长）、次日载林家3口及死党刘沛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等上天（兼指升空及上西天）的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sup>11)</sup>（“天骄”本是“汉朝时匈奴单于自称为天之骄子，后来称历史上某些强盛的北方少数民族君主为天骄”[《现代汉语词典》释义]，在此转借形容“鹰击长空”的该军种其时由林彪父子助长而愈发膨胀的优越感）。《现代汉语词典》里“天机”的“①指神秘的天意”随“天意”的解释而蒙上“迷信”色彩，但兼有“②指自然界的秘密，也泛指重要而不可泄露的秘密”之意的“天机”在现实中为数不少。

毛毛追忆邓小平1972年12月5日下赣南去40年前政治上首次遭遇坎坷的中央苏区故地，写往昔被王明路线批作“右倾错误路线”、而今在相当程度上因当时为“毛派头子”而得以复出，“这难道是历史的巧合，是命运的刻意安排吗？父亲不是一个宿命论者。历史，从来就是这样不经意地反复重复着，而每次的重复，既有相同，又是那样的截然不同。”<sup>12)</sup>作者（邓的三女儿邓榕，时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的感触基于其父的际遇而饱含哲理，翌年10大后毛为深入考验已允许重返高层的邓而指名参加批周“右倾软弱”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邓经权衡后在近尾声时违心地忠告周位置离主席仅一步之遥而对“可望而可即”应十分警惕，其“替天行道”（代君点穿）博得毛赞赏后11月25日起的轮番围攻正于12月5日结束，<sup>13)</sup>该拐点恰逢林彪的第3个冥寿似乎也是老天刻意安排来加深感受如林不亡、周不衰则邓难起。

毛1967年盘算如林身体不行则用其时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来接替，<sup>14)</sup>要副帅命、折总理寿的玩弄权术结果应了他拿形容蠢人的俗语讥笑各国反动派的“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sup>15)</sup>，将满81岁的1974年初冬虚弱到腿脚浮肿得像发面馒头而须人搀扶才能步履蹒跚地缓行，1966年7月8日致江青信中重提少作“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豪情已荡然无存，12月5日在室内游泳时长叹浑身没劲、手腿发软而“看来，游泳也困难了”竟成再未下水的预言，<sup>16)</sup>而这天与林彪冥寿的巧合不免会有迷信者解释为葬身域外大漠的那条阴魂作祟的报应。“9.13事变”5天后中共中央发出首先向高级干部传达的《关于林彪出国叛逃的通知》，当年日军制造破坏南满铁路事端、大举进攻沈阳的“9.18事变”在近代史上留下了“国耻日”，而整40年后的这天中央不得不捅出石破天惊的诡异丑闻乃是刚年过半百的中共之奇耻大辱。受此沉重打击而身心健康急剧恶化的毛10月8日勉支病体参加2个月以来的首次国事活动（上



次是8月7日会见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奈温)，对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坦言“早几个星期前，我因为心脏病已经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sup>17)</sup>而这番“迷信”比喻里和现实中的“上帝”都未能“洞察一切”、料事如神地预见到5年后他“9.9”归天，9天后的“9.18”成为百万之众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的国丧日。

10 大元帅中仅次于朱德的彭德怀任国防部长才5年就在任期中被排名第3的林彪换下，但他1972年8月23日在监禁中听专案组传达迟来近1年的上述“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1971]第57号”后，却替当年为虎(毛)作伥的那个冤家叫屈说“这样把林彪杀了我有意见，他死我不同意”，提出要周总理、董(必武)副主席亲自来审自己并愤言“我不活了”的激烈反应，<sup>18)</sup>当出于将身比身地深知“如伴虎”的“伴君”者难逃被“无毒不丈夫”的“虎气”吞噬。该文件历数党内10次重大的路线斗争(以毛为代表的马列主义路线同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陈伯达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称各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由于其阶级本性和两面作风是很难改造过来的，而今天可以指出建政后的这4次肃清异己共同点在于“靶子”几乎都在毛离人世前死于非命。彭直觉林是遇害引人深思高被迫自杀(1954年8月17日，终年48岁)、林“被自爆”及刘、彭、饶“被病死”的殊途同归，唯有陈幸运地经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服满18年徒刑获释后活到1989年9月20日(享年85岁<sup>19)</sup>)，其绝路逢生也是因为“9.13”当晚被紧急转押进多关要人的北京秦城监狱后见牢房简陋而悟到势必被整死，便高呼请告诉主席我在阜平做过1件好事(指1948年春敌机轰炸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党中央机关驻地时把毛从旋即被毁的房屋中抢救出)，毛由此优待从抗战之初起任其政治秘书(最初是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达31年的陈，过山车般的待遇剧变<sup>20)</sup>也和其他人的未成隐患身先死一并显示了“天帝”的生杀予夺大权。

陈被秘密拘捕的1970年10月18日恰是“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发布1周年，先斩后奏地调动全军进入紧急临战状态的突兀举措叫次日才从电话记录得悉的统帅无比震怒，<sup>21)</sup>纯属巧合的日期相同联系当局特意等到刘少奇70岁生日才向他宣布24天前的开除党籍决定，<sup>22)</sup>还不妨把9届2中全会(1970年8月23日—9月6日，江西庐山)后不久的这一非法处置，视为继会上以《我的一点意见》(8月31日)打倒“共事三十多年”的“这位天才理论家”，用杀鸡吓猴来敲山震虎(令与陈同向“毛家帮”挑战的“林家军”诸将检讨，进而逼林认错[此句中的2个创语以“家”表现毛、林各自让夫人主政高端的“家天下”性质，和借“4人帮”的前者之“帮”相对的后者之“军”除了指“带枪团伙”，也和“家”合成“9.13事变”体现的“上阵父子兵”。又，该抱团帮派的原创定语缘自林1967年3月20日在军以上干部会上批军内“带枪的刘邓路线”])，而当事人想必全不介意时日的对整1年前林擅自“越轨”的扭逆(创语，意即

诡异暗合：历史人物生卒、历史事件发生时日中含天命·天意、天理·天道的天数·天机（夏）

拨乱）反转，也和彭德怀于林“发难”的庐山会议开幕2周年时获准与“9.13事变”通报文件见面那样，仿佛是由于上天刻意安排而呈时点相近的“史缘”（借“地缘”的创语，指历史因缘）连接——彭1959年被击倒的舞台同样是庐山会议（7月2日至8月1日陆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常委会，及8月2—16日举行的8届8中全会）。

“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中张闻天8月18日致函毛表示要与“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黄克诚同样慑于压力而于22日向毛承认错误的信也受到毛回应张自责的“极大的热情欢迎”；7月14日以致毛意见书率先呼吁纠“浮夸”的彭9月9日才痛苦地交出了让毛满意的悔过信；唯有周小舟不顾毛8月1日去信及通宵长谈中规劝的“迷途知返”而拒绝写检讨、揭发彭，13日回信就坚持所受指责与实际情况确有出入并称“再说下去，势必泪潸潸下，不尽欲言”。<sup>23)</sup>被调离国防、外交、地方等岗位的4人虽分别保留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以观后效”，后笑（谐“后效”音，指笑到最后）者却仅有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兼总长的黄，生于开国日整47年前的这位大将在邓小平时代出任军委顾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直到1986年12月28日病逝（终年84岁超过毛）都坚持不应把建政后党的错误全推给毛，审查《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林彪”条目时要求以历史责任感秉笔直书其积极作用，<sup>24)</sup>如此的耿直和“反骨”跟豁出老命为“杀林”鸣不平的彭总同具鲜明的“湖南骡子”脾气；<sup>25)</sup>这拨“4条汉子”里3人是湘人（张是江苏南汇〔今属上海〕人）而招来“湖南集团”的诨名（有意思的是被该“团伙”中幸免被列入“反党集团”的湖南省委常务副书记周惠乃江苏人），<sup>26)</sup>其中毛及彭的湘潭同乡、延安时代曾任毛的秘书、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最义无反顾地顶牛，他在湖南浏阳县大瑶公社接受改造（任党委副书记）后发配到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任副院长，1966年不堪批斗而于毛73岁诞辰自杀（终年54岁）不知是“死怨”之恨抑或“死磕”之忠；彭德怀1965年9月23日受几年来毛的首次召见并被委任为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第三副指挥，但就在周死的翌日（12月27日）被红卫兵从成都押回北京而在卫戍区部队驻地被监护多年，因饱受摧残患结肠癌而于1973年4月17日住进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治疗还算是比抗拒到底的周好，但建政后胆敢跟毛作对者必定死路一条的结果终于在1974年11月29日降临（终年76岁）；服软的3人中最早表示的张因遵义会议后负总责（习惯称总书记）一段时期而毛较介意其会上的表现，7月21日小组会上系统分析“大跃进”以来的缺点、错误的长达3小时的发言引起毛特别注意，<sup>27)</sup>而学者气质决定了绝无隐患之嫌的他也没到76岁生日（1976年8月30日）就比毛先辞世。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7月13日第3版右下角以“本报讯”方式发表如下死亡消息，北京方面拟定的78字从“文革”末年的严峻氛围而言可作淡化冷处理和从宽给出路的双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张闻天同志，因长期患心脏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在江苏无锡病故。张闻天同志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七十六岁。”

彭德怀因蒙“里通外国、阴谋夺权”之冤而骨灰都化名“王川”寄放成都的普通公墓，张闻天在无锡对外联系、看病要用代称“45号”（取自寓所汤巷45号）而犹如被软禁的囚徒，红军时代曾任党中央秘书长的遗孀刘英所献花圈也奉命继续保密而只得写“献给老张同志”，但不准开追悼会的中央有关部门让省报作在党、挂职的资深“同志”实名介绍就够“开恩”了。张闻天夫妇从“文革”开始2周年的1968年5月16日起在寓所遭“监护”（软禁）523天后，1969年10月20日在解除囚禁的同时被勒令3天内接受遣送去广东肇庆隐蔽身份幽居生活。取“普通劳动者”之意自取化名“张普”度日的他1974年10月18日上书希望回京生活养病，其时毛和张这年早些时候来信倾诉的一样因白内障发展成阅读困难而有“变成瞎子”之虞，此次在长沙养病时接王震转呈后叫身边人签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sup>28)</sup>这“恐”字无意中体现了5年前的10月中旬起以“紧急战备”名义“疏散”政要的“惧内”一面，毛1965年9月一并外放彭、黄（任山西副省长分管农业）也是为新1轮整肃铺路的调虎离山，借口防止苏联突袭而把众多老帅等要人乃至刘、邓等“死老虎”般的“要犯”指派或强制到外地分开独居，似乎也隐含和“恐”的“巩·心”字形相符的“一山不容二虎”或“借刀杀人”等坚定决意。不过须指出1965年4月12日中央随越南战争升级而发出加强备战的指示后进入准非常状态，也要注意毛1969年交待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把陈云、王震等放在来去方便的交通沿线，“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要他们呢。”<sup>29)</sup>

授意张闻天再写信并代为疏通的开国上将王震1972年由周恩来扶植出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而就在他翌年1月出任副总理的4届人大“组阁”时的10月18日王洪文赴长沙“告御状”，毛对所谓总理与邓、叶、李先念等频繁来往大有1970年庐山会议的味道等诬告当场严厉批评，在王碰壁当晚返京后明示由周负责筹备人大及安排人事并再任总理、邓任第一副总理兼总长。5年前的这天林彪自行其是地向全军发号施令触动了毛对功高震主、尾大不掉的警觉和敌意，跟发布“第一个号令”不无类似的“4人帮”欲牵着毛走的妄想弄巧成拙而促成逆反的决断。<sup>30)</sup>1970年庐山会议开幕的整5年后离肇庆的张闻天自然不知那个“10.18”是时隔5年的又一拐点，而猝死于党庆55周年下午7时30分比“文革”初年周小舟自裁于毛诞辰更多1份奇异天数——“7.30”暗合1921年中共1大遭巡捕房密探骚扰而紧急休会、准备离沪再开的7月30日。这位以高风亮节向毛让出领袖位置的元老“死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sup>31)</sup>也象征着中共多难，他因解大便困难而用甘油灌肠后在吸氧下排泄时说了声“心里难受得……”就忽然昏倒；近13年后另一在乍暖还寒之际被迫辞职的前总书记也是心里难受而在政治局会上心脏病发作，不久用“开塞露”解手时同样是坐在便桶上突然再次发作而含冤憋气过世。继华国锋任最后1届主席（1981年6月29日至翌年9月11日）的胡耀邦重蹈张闻天的覆辙，群众悼念活动引发民主化运动的黎明和当局武力镇压的黑暗也是党、国争斗不断的命运使然。



诡异暗合：历史人物生卒、历史事件发生时日中含天命·天意、天理·天道的天数·天机（夏）

中共历届总书记里堪称最纯真的这2位的去世间隔3942天（胡为1989年4月15日），该数字拆作2组公历年份的后2位数则可提示党史上一再出现、2人先后经历的双重权力结构：1939年是6届6中全会（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后张实际已不任总书记的第1年，1942年毛在那次转折性全会召开的延安发动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而至翌年当上党中央主席。张因反对毛娶江青（1938年11月20日）结怨而在上述2年及其相邻年份和毛都关系尴尬，反映中共复杂性的二者之间的不解之缘在他及政坛“难友”们的种种“天数”里表现出来，如彭、张的终年76（一实一虚）和彭在庐山向毛低头的9月9日巧合毛去世的年、月、日；彭的死亡日期和陶铸（1969年11月30日，终年近64岁[1906年1月16日生]同林彪）隔5年相邻，类似的连环有刘少奇死亡日期（1969年11月12日）和周小舟出生日期（1912年11月11日）隔57年相邻，而刘出生日期（1898年11月24日）和饶漱石（1903年11月23日）隔5年相邻更饶有趣味：“皖南事变”（1941年1月4—14日）后刘出任饶代理的新4军政委使一再居其下的饶说这辈子摆脱不了刘的阴影，<sup>32</sup>这番牢骚在毛主席纪念堂择1976年11月24日奠基之时又同时缠绕上了打倒他的毛、刘。8年前的这天满70岁之际被强制听开除党籍决定的刘之冤魂似乎未受到策划工程者的留意，而1983年12月26日（毛诞辰90周年）正式开放堂内新设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同志革命业绩纪念室才算招魂还账。

### 天设陷人洞：“天帝”反复致天地翻覆

饶漱石被当作“高饶反党联盟”、“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头目而于1955年4月1日被捕，以“家法”对党、国施恐怖统治的开端和整14年后标志军事独裁体制确立的9大开幕成连环。同年5月16日亦由毛令公安部办的逮捕胡风也以日期巧合预示着整11年后的“文革”爆发，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所谓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请求批准将其逮捕审判，而事后才宣称依照宪法第37条意味着嘲弄上年9月20日通过的最高国法和违宪霸道开始横行，因这条规定全国人大代表非经全国人大（闭会期间非经其常委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审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以第9章《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详述从酝酿宪法到毛亲率起草小组拟就及审定、出台的过程，结语宣称这部适合国情的宪法之制定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有了一个重要的良好开端，“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对这部宪法的执行是比较好的。六十年代后期中国的政治生活出现了严重的曲折。”接着全然不提“文革”粗暴践踏宪法就径写1982年以来的修改是1954年宪法的继承和发展，而反观该章披露的和制定宪法同为政治建设之两大任务的召开全国人大因高饶事件比预定的1953年9月晚了1年，也能确信党内权争左右国家命运、法治机制的国情导致的政治生活

严重曲折早在 50 年代中期便已出现。

第 8 章《过渡时期总路线（下）》以 9 页篇幅记述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整肃胡风集团，这章后半部分聚焦的毛在学术思想领域领导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 2 场批判“靶子”都姓胡。先是 1954 年 10 月以支持李希凡、蓝翎批评学术权威俞平伯著《红楼梦简论》的文章开始，把“小人物”的意见受冷遇、压制之事放大为难以容忍的党内存在着压制新生力量的情况，以此作突破口发动了对和俞同为“新红学”代表人物的胡适之“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对“两胡”相继展开的口诛笔伐、棒打铐扣放在第 9 章之前看似时序颠倒而又暗合是非颠倒，多少有“为贤者讳”倾向的该传记也承认毛在前 1 场批斗中使被批判者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对阶级斗争形势和敌情估计过于严重的“左”的情绪在下 1 场“肃反”中严重伤害了不少人。值得注目的是毛 9 月 27 日当选首届国家主席后即拿出紧抓死咬的劲头致力于治理意识形态，而本章提到其思想斗争背景之一是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全面深入地进行，和下 1 章开头写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到来而使加强政治建设的任务提上日程，都带有毛泽东时代的稍得暖饱就思斗和民主政治建设落后于党统专政强化及经济建设的特征。

该书就定性为“教训是深刻的”该“建国以后思想文化界的一起冤案”作如此表述：“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八日，胡风被逮捕。十年之后，一九六五年被正式判处徒刑十四年，被剥夺政治权利六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加判为无期徒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被彻底平反。”其中被捕日期无疑是经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之日而非实际抄家并剥夺人身自由之时，与之相同的“时间差”处理也见于《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 2 卷的“陈伯达”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5 年起刊行的这套 10 卷巨典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合作编译，关于中国的部分因可能有争议而按邓小平的意向由中方自行编写（其余部分则照搬美方），<sup>33)</sup> 理应像“陈云”等条目一样出自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权威机构手笔<sup>34)</sup> 的陈伯达的生平中有：“因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1976 年 9 月被捕。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1981 年 1 月 25 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 18 年。”纪实文学作家叶永烈在《陈伯达》（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 章《服刑 18 年》中，在肯定基本准确的前提下指出应为 1970 年 10 月 18 日的被捕日期属于明显的错误，“或者严格地说，在 1970 年 10 月 18 日被拘押，直至 1976 年 9 月才补办了逮捕手续。”

陈 1988 年 10 月 17 日刑满释放也证明了在未办法定逮捕手续的情况下的拘押即是监禁，这项高端国际合作出版事业中不知为何有关部门要事实上透露出对陈的超法规关押长达 6 年，不过毛泽东逝世的当月补办逮捕手续这一史实和林彪事变当天的紧急转移相联系就饶有趣味。对该条的以上记述如吹毛求疵则还可以对实际为 10 大开幕 4 天前的开除党籍日期提出异议，但这类出

诡异暗合：历史人物生卒、历史事件发生时日中含天命·天意、天理·天道的天数·天机（夏）

入无关紧要也因为在自称“无法无天”<sup>35)</sup>的毛泽东之治下往往无理可讲、无实可求。毛泽东1949年6月30日在党庆28周年前夕发表了描绘新国家蓝图的《论人民民主专政》；1959年6月25—28日衣锦还乡期间作《七律·到韶山》后党庆日又写成《七律·登庐山》，在其诗词创作生涯中并不多见的几天内接连吟成2首诗（官方传记语<sup>36)</sup>）可见意气轩昂之至，但到经历重重周折后“跃上葱笼四百旋”（《登庐山》）的1979年7月1日首部刑法通过时，国人不免会像鲁迅《狂人日记》（1918年）的主人公那样“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胡风因长期囚禁而精神错乱、几近疯痴也能使人感到被迫害妄想纠缠的这一人物“怕得有理”，而《毛泽东传》不加掩饰的从逮捕到判刑的时隔10年想来倒是属于无刑法环境的许可范围内，由此想开后则不必认真追究剥夺6年的政治权利实际到被捕30年后才得以行使等名实不副，也不用计较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彻底平反在11届3中全会后其实费了近10年方实现。

胡被关10年后方于1965年11月26日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14年徒刑，这位以性情直率著称的诗人、文艺理论家委屈接受而得以于12月30日回家开始“监外执行”，翌年2月和夫人梅志一道被遣送成都后又于9月8日被押到四川芦山县劳改局下属苗溪茶场，1967年11月7日被带回成都入狱并因对“文革”抱抵触情绪而到1969年5月刑满仍未获释，1970年1月被四川省革委人民保卫组（军事管制下的公安机关）以“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等罪名加判无期徒刑，移至大竹县第3监狱服刑期间1971年8月对问题得不到解决深感绝望之余试图自杀（未遂），但好歹等到了1979年1月15日出狱、翌年9月29日中央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错案初步平反，1985年6月8日病逝（终年82岁）后1988年6月18日中央办公厅又发补充通知彻底平反。

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公安局局长扬帆与饶漱石前脚接后脚地于4月3日、12日被捕跟进（扬在宪法诞生刚过101天的上年12月31日晚被假借限刻赴京开会之名被叫出寓所遭扣留，本人自述“从1955年元旦被拘押审查”<sup>37)</sup>更能印证这1年可谓“‘当代秦始皇’<sup>38)</sup>暴政元年”，扬生于民国元年[1912]10月1日<sup>39)</sup>似乎也象征着37岁生日时建政的中共与旧政权之同根；比扬整大10岁的黄克诚在生日[非含年份的“诞生日期”]相同的共和国将满10岁时挨整，其“儿不嫌母”之忠提示了枪杆里出的政权带“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封建社会主义”习性），他们分别活到“文革”后的1977年4月14日、1999年2月20日（终年71岁、86岁），饶则在张闻天满65岁的1965年8月30日被最高人民法院判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因10年铁窗生活导致患精神分裂症而于翌月23日（毛召见彭之日）即获假释到农场疗养，但1967年3月“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按某方旨意写手令叫公安部长重新收监他和潘、扬，<sup>40)</sup>饶1975年3月2日病逝后秦城监狱连骨灰下落都没有交代<sup>41)</sup>也可谓当局铁石心肠不加饶恕（直到潘、扬平反而3人“反革命集团”自然不复存在后中央仍未在此案上对饶做复查结论，只是在中共中央文献编辑

委员会编、人民出版社 1986 年刊《毛泽东著作选读》里有注释称：“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中央主管部门认可的这段措词表明党给对其“高饶反党集团”之外的治罪予以婉转的平反，<sup>42)</sup>可见跟高岗挂连的建政后首起高层“结盟反党”极难得到其时当权派宽恕和后世掌权者甄别)。

高岗“自绝于党”的 4 天后遗体土葬到不少旧时达官显贵、社会名流安息的北京万安公墓，周恩来指示“善殓厚葬”并细致地嘱咐要立只写“高岗之墓”而不写立碑人、年月日的碑，灵柩入墓区中央的墓穴后机关事务管理局补做的墓碑却连墓主的名字和生卒年月日都没有。<sup>43)</sup>以精明强干的能吏和骄奢淫逸的奸雄闻名的故人之无字碑当然算不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但在玉泉山下东邻颐和园、北靠卧佛寺的幽静佳境中享受地势高、向阳的头等地段已相当不错。名副其实的“高岗”之上躺在上好寿材制成的棺柩中的死者如冥界有知也应该感到庆幸，因为八宝山革命公墓中 2 度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之墓 1967 年 5 月 12 日被红卫兵砸掉。<sup>44)</sup>碑上无名反起到保护作用想必是党内斗争尚不做绝的 1954 年总理加以温情关照时也始料不及，由此还能悟到刚烈自负、刚愎自用的高岗选择自裁不无避开生不如死的下场的先见之明。

瞿秋白 1935 年 6 月 18 日（时年 36 岁）在福建长汀中山公园被国民党 36 师行刑队枪决，他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狱中作《卜算子·咏梅》句）的从容缓步走向刑场，一路上唱他译词传谱的俄语《国际歌》、临刑前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的壮举可泣鬼神。然而他在为之高呼万岁、泰然捐躯的“中国革命胜利”实现后却遭身败名裂的“万碎”屈辱，就在蒋介石以限即刻到的急电命令着即将瞿就地决具报的整 32 年后的 1967 年 6 月 17 日，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召开的“声讨叛徒瞿秋白大会”猛批死者并随后将其塑像从八宝山扫地出门（同年 1 月 19 日瞿母金衡玉墓在常州被砸后 2 月 7 日已有一帮人到八宝山砸碎了瞿墓上的塑像）。<sup>45)</sup> 13 年后同于 6 月 17 日官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高规格的“纪念瞿秋白就义 45 周年座谈会”，次日一批有关部门负责人到尚未修复的瞿秋白墓碑的残基前敬献了中央组织部等送的花圈，10 月 19 日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瞿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以明确昭雪。

8 年后中办 16 号文件给胡风彻底平反之日恰逢和胡同样跟鲁迅有文字之交的瞿毙命 53 周年，而胡的冤罪因是领袖“御笔钦定”的铁案而从初纠到洗清经历了 3 次平反、8 年等待的周折。首次对这一冤案承担责任的 1980 年中央 76 号文件早于为瞿秋白恢复名誉的中办文件 20 天，初步平反立竿见影地推动了 7 周后的 11 月 3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改正 1995 年原判、宣告无罪，但关于胡又承袭了不少当年的无中生有或无限上纲、维持了“任反动职务”等 5 个历史问题；对此后患不甘瞑目的胡逝世后家人拒不接受官方所拟悼词中对他留“尾巴”而致丧事拖延，无法盖棺论定的遗体一直放在医院太平间的僵局叫不改悼词的当局难堪、同情冤魂的人士惊诧，后来遗属决定先入土为安而于 8 月 3 日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了不由公家出面的家庭式告别，其申诉终于

诡异暗合：历史人物生卒、历史事件发生时日中含天命·天意、天理·天道的天数·天机（夏）

赢得公安部撤销有关5个历史问题的旧提法和高层同意修改悼词（其实5月20日公安部党组向中央书记处作的《关于处理胡风申诉问题的请示》已提出撤销，只是中办批转中组部处理时胡已去世而来不及发文<sup>46)</sup>），于是翌年1月15日（恰逢最后1次出狱7周年）得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正式隆重举行追悼会。跟丈夫同被捕的梅志1965年11月11日被定为反党集团骨干但又“宽大处理”免于刑事处分，“文革”中陪伴精神完全崩溃的胡风、获自由后为其讨公道而不遗余力都可谓可歌可泣的奉献。非常岁月的特殊体验使这位儿童文学作家在晚年涉足的传记文学领域也取得了丰厚的收获，看到胡风被抹的黑刷净后以90岁高龄寿终正寝（1914年5月22日—2004年10月8日），对照毛泽东终年也不过和他下令逮捕的胡风同为82岁就可感到老天公道能抵得过国家补偿。

胡风遗体被当作索取公正评价的“人质”冷藏期间其老友聂绀弩满腔悲愤地写下吊唁诗，6月16日在恰逢创刊36周年的《光明日报》发表后再添2句于23日由《团结报》刊出：“精神界人非骄子，沦落坎珂以忧死。千万字文万首诗，得问世者能有几！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心胸肝胆齐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昨梦君立海边山，苍苍者天茫茫水。”<sup>47)</sup>24日《人民日报》以《悼胡风》题登载而在大多数媒体缄默中产生社会反响的这首古风，在作者多用的律诗中极为罕见地以仄声押韵这一形式本身就能象征不平的心境和失落的情绪，整体则可印证戏剧家吴祖光所感叹的聂诗以杂文入诗是空前绝后、其人冷眼热肠也是空前绝后<sup>48)</sup>，其中比“死·尸”、“冰箱”的遣字直露更有震撼力的是“死”、“冰”不厌重复地各出2处，不论原意如何都能联想故人先后经历了精神、肉体的2度死亡和长期所受严酷待遇之冷冰冰。鲁迅1933年春对他多次让来家里避难的瞿秋白赠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2句本是清人何溱（号瓦琴，生卒年不详）集《兰亭禊帖》字请藏书家、著述家徐时栋（1814—1873）写（故鲁迅以“洛文”署名手书的联上题款中有“道光”[1821—1850]、“录何瓦琴句”），用于一道领导左翼文化运动的文友（瞿同年选编《鲁迅杂感选集》并于4月8日作序）恰如其分，而聂绀弩之于胡风在同为多产文学家、同爱离经叛道、同受多年迫害等意义上或许可算“青蝇”。

不见于今时《现代汉语词典》等常用工具书的“青蝇”本意为“苍蝇”（蝇色黑，故称），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纂、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11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版）所收该条中，这一语义的①内5条出典（至鲁迅《野草·死后》[1925年7月12日]）之首为《诗经·小雅·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营营青蝇，止于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②的释义“喻指谗佞”由自《楚辞·刘向〈九叹·怨思〉》的“若青蝇之伪质兮，晋骀妃之反情”，而王逸注云“青蝇变白使黑，变黑使白，以喻谗佞”中的“谗”已出现在上项的《青蝇》诗；③的初始出典是《三国志·吴志·虞翻传》“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裴松之注引《虞翻别传》：“自恨疏节，骨体不媚，犯上获罪，当长没



海隅，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后因以‘青蝇’为生罕知己，死无吊客之典”的解说下接出典“何人为吊客？惟是有青蝇”，聂绀弩哀叹胡风后事的“死无青蝇为吊客”和刘禹锡《遥伤丘中丞》诗的这2句相对比，就更显出“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中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李清照《声声慢》词）。最后1则出典是清代赵翼（1727—1814）的《长洲蒋立崖明府最爱拙诗带贻之以诗》：“有此神交盖未倾，一生知己足平生。他时不用青蝇吊，此日应先白犬盟。”这位史学家、文学家卒年出生的徐时栋所写“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字、意都跟第2句相通，赵诞生200年后在危急时被推作中共领袖的瞿秋白日后受鲁迅书赠该联也可算1道文史奇缘。奇上加奇的是鲁迅赠联又逢撰《三国志》的西晋史学家陈寿（233—297）诞生1700年后，而他正面记录、裴间接引述其事迹的经学家虞翻（164—233）恰巧辞世于陈寿出生之年。

瞿落入其手的敌师长宋希濂获特赦后在《鹰犬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中，回忆瞿在师参谋长出示蒋介石电令时和随即出门后都令人震惊而感动地脸不变色、神态自若。1935年7月5日天津《大众报》报导记者闻末日已临而趋前叩询时只见他在卧室挥毫写绝句，<sup>49)</sup>另有当时《申报》记述是特务连长促瞿从狱中至公园照相后示以命令并询问有无遗语留下，豪语“死是人生最大的休息”的瞿又称“余尚有诗一首未录出”而当即复返囚室取笔书写。<sup>50)</sup>落款“秋白绝笔 六月十八日”的这篇诗文在流芳后代和集成古贤的双重意义上堪称“传世”：“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讖，乃狱中言志耳。”集句诗起首转借韦应物《自巩洛行入黄河即事寄府县僚友》的“夕阳明灭乱流中”，第2、4句据郎士元《题精舍寺》（一作《酬王季友秋夜宿露台寺见寄》，改原作“落木”为“落叶”），第3句照录杜甫《宿府》，<sup>51)</sup>死神破门而入之际能信手拈来不出名、未必佳的4句来总结如烟的往事、表述如梦的心境，不能不叫人钦佩和惊叹那慷慨淡定的洒脱自如、化腐为奇的厚积深蕴、神来之笔的精灵鬼气。

占其中一半的郎士元（727？—780）<sup>52)</sup>和钱起（约720—约782）齐名而并称“钱郎”，钱750年所作《省试湘灵鼓瑟》之尾声“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如天助而成的奇葩绝唱，因而郎士元“心持半偈万缘空”的彻悟空灵被瞿拿来作临终“看破红尘”之偈可谓适得其所，这还和史上在位最长的党魁以钱起的名句给新妻蓝苹（原名李云鹤）取名“江青”相映成趣。同样使人称奇的是至今悬而未定的郎士元之生卒年的有力假说成为和瞿之命运相关的天数：“已忍伶俜十年事”所指的使他历尽艰辛的初任总书记或许恰逢郎出生的满20轮干支之际，从郎的推定卒年同样过了1200年后则不早不晚地是瞿随着“灭乱”（结束浩劫）获平反之时；无独有偶的是韦应

诡异暗合：历史人物生卒、历史事件发生时日中含天命·天意、天理·天道的天数·天机（夏）

物（约737—791）的大致生年正值瞿实际未忍到尽头的10年的1200年前。和赵翼主张的诗作尊独创、忌摹拟相反的《偶成》穿越时光而借前人之杯酒浇胸中之块垒，与之集锦经籍的文汇交辉可相提并论的是善用典的聂绀弩悼胡风诗中的“死无青蝇为吊客”。《辞海》中“青蝇”单词条外唯一的成语条“青蝇吊客”的出典仅上述裴松之文、刘禹锡诗，时隔300年诞生的南朝宋史学家（372—451）和唐代诗人（772—842）推出、发展的此语，由于胡风生前身后的哀感凄凉和聂绀弩其诗其人的多味杂色而能读解、衍生出若干教诲交汇。

《辞海》的“青蝇”条释义及出典都不同于《汉语大词典》：“①亦称‘金蝇’。苍蝇的一种。②《诗·小雅》篇名。《诗序》说是周大夫刺幽王之作。诗有‘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之语，后因以‘青蝇’比喻谗言小人。《论衡·累害》：‘青蝇所污，常在练素。’陈子昂《宴胡楚真禁所》诗：‘青蝇一相点，白璧遂成冤。’”较之《汉语大词典》的“①苍蝇。蝇色黑，故称”更细致的①中所列别称比“色黑”动听，但毛泽东69岁诞辰（1962年12月26日）作《七律·冬云》的末联“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以及2星期后所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的起首之“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都足以显示1958年“大跃进”之初被列入“除四害”对象的这种小虫之公众形象恶劣可憎（最高法院恰在1963年1月9日对潘汉年结审判刑也暗合了当天毛词中的“扫除一切害人虫”）。《汉语大词典》的4条“青蝇”成语中“青蝇点玉”（释义“言白璧有微瑕”）意属①的不洁，“青蝇点素”引王充《论衡·累害》的“清受尘，白取垢；青蝇所污，常在练素”为出典，由语义②而来的“喻指小人用谗言诬害好人”的用法也同“青蝇染白”和“青蝇点璧”。2部权威辞典均用其例的那位东汉哲学家（27—约97）生于郎士元、赵翼的约700年、整1700年前（又卒于陈寿的约200年前），赵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在此还可关联历代文人对语言逐层涂漆般的丰富。

该《论诗五首·其二》的上联“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也当是聂诗创意的动机，其悼胡风作在贡献“青蝇”的当代用例的同时也以整体的哀婉奇峭而为“伤痕文学”杰作。字面所含“苍·蝇”联系上述毛诗可想到不排除当局对遗体冷处理抱“冻尸未足奇”的无情，而和“青蝇吊客”相异的负面“青蝇”之“青蝇一相点，白璧遂成冤”正符合胡风的悲剧。在私信里以“无耻”及谐音转写的“吾止”称呼背离他的舒芜就是难容图“轻赢”的投机（谐“青蝇”音的这一创语指舒服地自保无事过关，而聂曾于胡风被捕2周后的5月30日向“党的文艺总管”周扬写信揭发胡<sup>53</sup>）也成有污白璧的败笔。浩劫后他对舒芜和胡风一视同仁亦因痛感那个年代在“高压锅”（本文创语）内难洁身自好，<sup>54</sup>诗中各用2次的“万·天·苍·茫”可组合而折射出天天喊“万万岁”的世道中的天苍苍、心茫茫。描绘青蝇点成不白之冤的陈子昂（659—700）诞生1300年后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被泼脏水，这座“魔山”正如鲁迅逝世900年前出生的苏轼（1036—1201）作《题西林壁》（1084）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

山中。”生于该诗问世之年的李清照从公历最后 2 位数为同前出段落中其它几处的 27 之年的金灭北宋起流离，至今无定论而不少书籍标“？”的卒年除《辞海》等的约 1151 年外较有力的是 1155 年说（如天津人民出版社·[台北]百川书局出版部主编、百川书局 1994 年印行《中国文学大辞典》第 4 卷、孟庆远·李敏·郑一奇·夏松凉编著《新编中国文史词典》[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9 年版]等<sup>55)</sup>），1151 年如属实则正在上引《声声慢》词之前数行出现的转述“青蝇”的裴松之去世 700 年后；1155 年说在“百度百科”、“互动百科”的《李清照》条中具体到卒于公历 5 月 12 日（高宗绍兴 25 年 4 月初 10。诞生日期则为神宗元丰 7 年 2 月初 5，即公元 1084 年 3 月 13 日），果真如此则借她的代表作来形容乍暖还寒时节胡风遗体告别式的冷清凄惨悲情可谓天数妙合，因为尚享有自由环境和健康状态的胡之文学生涯 1 日不差地就在 800 年后的这天走到了尽头——5 月 13 日《人民日报》发表加编者按（毛泽东执笔）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公布从舒芜处获取的胡 1940 年代吐露对党内外“进步”作家的憎恶的一批信件并尖刻地抨击，无异于在 3 天后的逮捕前对一并登载其“骗人的”《我的自我批判》的胡风宣判政治死刑。

有“青蝇”古例的《论衡》约作成于 86 年（亦有 87—88 年说<sup>56)</sup>），共收文章 85 篇（仅存篇目的《招致》[第 44] 亡佚而实为 84 篇），这几个数字作年份尾数则和上述李清照生年、胡风及聂绀弩的卒年形成人算不可及的天数。瞿秋白遇难的翌年鲁迅沉疴不治而以 55 岁短寿谢世（1981 年 9 月 25 日—1936 年 10 月 19 日），半个世纪后聂绀弩也在胡风病逝的翌年走完 83 年的人生（1903 年 1 月 28 日—1986 年 3 月 26 日）。这位“20 世纪最大的自由主义者”（周恩来戏语<sup>57)</sup>）和胡的共命运从 1955 年全国“刮胡”风起，翌年因与胡的交往而遭留党查看、撤职处分后 1958 年又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辞海》的“聂绀弩”条内“1958 年后被下放到东北等地劳动”对其受难史有避重就轻之嫌，1960 年底结束在黑龙江的北大荒等处的“劳动改造”回京后“文革”中又袭来更大的打击——因和获“监外执行”的胡风及其夫人的联系中被公安机关截获为胡等“鸣冤叫屈”的言论，加上被揭发出攻击领袖而于 1967 年 1 月 25 日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投入功德林第 2 监狱，1969 年 10 月又随首都“战备疏散”被转到山西稷山看守所继续不明不白地羁押了 5 年；恰在林彪“紧急疏散”到苏州（次日发布“第一个号令”）5 年后的 1974 年 10 月 17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维持中级人民法院 5 月 8 日对聂判处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到临汾的省第 3 监狱服刑后曾经被划“右派”（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的夫人周颖奔走，狱方借中央决定全部释放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之机移花接木将他列入补报名单，经内线关系操作和省高级法院批准而于 1975 年 9 月 25 日宣布予以“宽大释放”回京，其时蒙在鼓里的北京高级人民法院 1979 年 3 月 10 日将势就势地撤销原判、宣告无罪，<sup>58)</sup> 71 岁高龄上跟胡风先后同遭“补枪”的终身囚禁得以幸免的过程看似蹊跷而又是顺天应人。

诡异暗合：历史人物生卒、历史事件发生时日中含天命·天意、天理·天道的天数·天机（夏）

聂的悼诗先相继载于中共领导及主办、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的党报和民革中央机关报，由此联想 1978 年 5 月 11 日《光明日报》刊登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知 1949 年 6 月 16 日中国民主同盟创办、1953 年起由各民主党派及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合办的该报，在 1957 年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及统一战线部接手掌管后仍多少带有非“清一色”的“情异色”（这一谐音创语借用日文的“异色”，指情调别有特色）。相对而言中共中央机关报以往对胡风的慢待、恶待可追溯到他逝世整 33 年前的 1952 年 6 月 8 日，这天转载 5 月 25 日《长江日报》所登舒芜对旧作《主观论》（1945 年）的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在来头不小的编者按中断言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其为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兼湖北省委·武汉市委机关报的《长江日报》亦属重量级媒体，1949 年 5 月 23 日创刊、当初由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办的该报报头为毛泽东所挥毫，因毛不轻易给地方题报名而成“凤毛麟角”的大区“喉舌”在鄂〔湖北〕人胡风的老家发出先声，也能跟顶级党报的杖击一并使人领教“毛风”左右开弓打“恶人”的“锋矛令叫”〔谐音谚语〕）。从延安时代起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及多项要职、与毛有切磋诗词之交的中共文秘巨匠胡乔木，在主动提出为聂的旧体诗集《散宜生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所作的序言中称赞：“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而得此罕见激赏的聂在《自序》中提及最多者即是在诗歌领域俨然引为知己的作家、评论家舒芜。舒在聂逝世后不久写的《聂绀弩谈诗歌遗札》（1986 年 4 月 21 日）中推崇故人为“鲁迅以后第一流的杂文家”，而恰逢鲁迅诞辰 94 周年被宣布重归自由（获释为 10 月<sup>59)</sup>）的聂在骨气硬度上未必赶得上鲁迅，更不要说国民党统治下接近胡风、共产党执政时出卖胡风而当时受追捧、事后遭谴责的舒。

1982 年舒满花甲时聂赠诗中以“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讨廷咒恶来”表达与众不同的恻隐，在他看来世间把舒芜算作胡风门徒和人们恨犹大而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都是咄咄怪事。<sup>60)</sup>然而官制领袖传记写对胡风问题从批评其文艺思想和认为存在宗派小集团到清查“反革命集团”，骤然演变的契机就是从舒那里得到的使人吃惊的胡风信件这一关键材料叫毛作出了强烈反应，他把中宣部副部长周扬送审的舒芜材料的题目《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之“小”改成“反党”，对拟在《文艺报》发表而加的按语也嫌不行而重新起草并嘱登《人民日报》后《文艺报》转载。毛另起炉灶、添油加火的按语以“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舒的揭发和检讨为正面典型，喝令“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毛泽东传（1949—1976）》中该大案的记述在上年秋起的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之后，这 2 场运动和同于第 8 章《过渡时期总路线（下）》的“高饶事件”之间插入 1 段务实佳话——1955 年 1 月 15 日毛主持先由科学家“上课”的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从

这天起“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开始了艰巨而伟大的历程”<sup>61)</sup>的提法大有新纪元宣言的豪迈气派。林彪在《毛主席语录》(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再版前言》(1966年12月16日)中,宣称“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而“核弹起步元年”已见毛在权力斗争中和思想战线上接连显示核轰炸般的超级震慑力。掌握了舒芜提供的“弹药”并树其为标兵后的连珠炮、连环套奏效还证明了榜样的力量无穷,胡风在原子能事业上马号令发出24年后的“1.15”才最终获释也可见精神打击威力近乎无尽。“污点证人”舒被当“枪子”后落得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是出于私心而撕毁信誉的咎由自取,首部记录“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历史片《红日风暴》的导演彭小莲就评拒绝采访的舒说:“蛮假的一个人。……比较功利。……他之所以活到八十几岁活得很好,因为他灵魂没有叩问。”<sup>62)</sup>

拿其终年87岁(1922年7月2日—2009年8月18日)当解剖灵魂的切入点似有些苛刻,但终年这一或为人事、或为天命、或为二者相加的必然或偶然、或既必然又偶然的的结果值得琢磨。彭的父亲是案发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全国78名“胡风分子”中官职最高的彭柏山,他紧接着胡于5月19日在家中被戴上手铐带走时女儿小莲还不满2岁(生日为6月26日)。这位鲁迅的学生、早年小说创作有建树的“书生领导”翌年获释后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1959年流放到青海师范学院当图书管理员后才2年就被大饥馑所致的大“精简”赶出校门,靠战争年代的老上级关怀在厦门大学中文系任教4年后突遭罗瑞卿发话“不适合在前线”(时任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的开国大将罗就是奉10年前毛泽东之命逮捕胡风的公安部长,据称还曾在关于聂绀弩的小报告上批示“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sup>63)</sup>不曾想在彭被厦大接教育部调令的当日就忙不迭地命立即离校动身的“送瘟神”后1个多月,他就在1965年12月8—16日于上海召开的政治局常务扩大会议上被毛主持的批斗击倒),被发配到河南农学院当图书管理员后1968年4月3日被“革命群众”乱棍打死。

彭小莲采写的长篇报告文学《他们的岁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初刊)除了自序外,还有与父同受胡风冤案株连的学者、杂文家何满子所作《序一 他们的岁月——我们的岁月》,以及杂文家牧惠(1988年离休时为《红旗》杂志文教部主任)所作《序二 更使人动情》。后者称“彭柏山,正牌红五类,雇农家庭,穷得没有片纸,因此谁也说不清他的准确生日”,在此可想到1910年生的彭若生日晚于忌日则终年按实足年龄计算要小于通常记述的58岁。牧惠杂文以用深沉的历史眼光审视现实、蕴含浓郁的古典文学韵味的“史鉴体”独树一帜,而“史鉴”和“时间”、“世间”、“事件”乃至“实践”、“识见”、“失检”的同音发人深思。彭柏山诞生日期无确凿明证而产生的这一纸上空谈般的推论对死者和生者都没有实质意义,但在以天数为线索探寻史缘的本论考中57和58作年份尾数看又能通过牧惠引出几道连环。



诡异暗合：历史人物生卒、历史事件发生时日中含天命·天意、天理·天道的天数·天机（夏）

### 天系祸福结：天命折寿和天授长命

牧辞世的整 47 年前 1957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首发“反右”信号，毛 5 月 16 日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的“引蛇出洞”策略转为收网聚歼，而“5.16”和 2 年前逮捕胡风、9 年后发动“文革”的日期重合可象征 3 场运动一脉相承；回看 1952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报》载舒芜重新站队的表态又像是整 5 年后冲锋陷阵的预演，被中共中央机关报 2 番重拳打垮的胡风又恰在该报吹响上述“反右”进军号的整 28 年后病逝，忌日相同的牧惠曾供职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 1958 年 6 月 1 日创刊的整 8 年后有另 1 回点火：在《红旗》杂志首任总编辑、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文革”组长的陈伯达率领的工作小组主持下，《人民日报》发表了充满杀机而使党内外政治空气的紧张更加剧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一天毛看到《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总编室所编的《文化革命简报》刊载的 1 份材料——北京大学聂元梓等 7 人写的《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毛把这当作发动群众打破“反动堡垒”的突破口而当即批示康生、陈伯达布置向全国公布，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后北京以至地方的大中学出现“造修正主义的反”的乱打乱斗。1949 年 12 月 23 日政务院通过将上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决定的国际儿童节和国内儿童节统一起来，而 6 月 1 日在第 8 个和第 17 个年头上都讽刺性地为成为老谋巨头出招或挑动“娃娃”作乱之日。《红旗》杂志在“文革”中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列代表“天声”的“2 报 1 刊”，1988 年党庆日随着中央党校（翌年 8 月改由党中央）主办的全党理论刊物《求是》问世而停刊，此后成为自由撰稿人的牧惠这年迎来的花甲也是何满子结束流放后开始喷发新生能量的年龄，而 57、58 这 2 年受“监外滞行”（谐“监外执行”音的创语）的彭柏山连虚岁 60 都没赶上就身亡。

惨不忍睹的遗体留下的痛烈印象驱动彭小莲在“知天命之年”（50 岁）开始“寻父之旅”，早在代表彭柏山全家参加胡风葬礼时就感觉到的“胡风分子”们希望她采录的期盼终于实现。<sup>64</sup>展示 1927 年胡风参加大革命起至今约 80 年间的中国历史片断的这部民间制作的民声记录，仿佛是特意悼念彭柏山而于其 41 周年祭和清明节之间的 2009 年 4 月 4 日在香港电影节首映。这类“逢时翻本”还见于胡风开始“监外执行”19 周年翌日的 1984 年 12 月 29 日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 4 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幕式，相反的“翻案逢时”则有胡于同年 6 月 18 日时隔 30 年行使公民权参加区人民代表投票，4 年后经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的对彻底平反的决定正是这天由中央办公厅 6 号文件确定。

彭小莲执导的《美丽上海》2004 年荣获“金鸡奖”的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等 4 项奖，和《上海纪事》（1998 年）、《上海伦巴》（2006 年）构成代表作的《上海 3 部曲》的舞台，跟原籍湖南茶陵是和胡、彭同年遭殃的潘汉年 1955 年为止任要职、1975 年起度余生的两地。《红日风暴》

和《他们的岁月》（2011年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刊增订本）皆成父辈墓志铭，而景玉川在为江西同乡树碑立传的《饶漱石》（[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刊）的后记中，披露了饶妹玉莲2006年上书有关部门请求在南昌革命公墓内父亲墓旁为亡兄立1座衣冠冢，但国家信访局4月21日回函（[信复字]〈2006〉1173号）根据中央××部的意见答复：衣冠冢不宜建在南昌革命公墓；亲属愿在其它墓地建饶墓则可直接与南昌市民政局墓园管理处联系购买墓地事宜，费用自负。景打抱不平称饶被捕后充公未还的3000多元工资及50多年的利息，再加对“反革命”冤案应支付的补发工资和国家赔偿，难道建不起1座普通的墓冢？又援引权威机构在新世纪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中承认他为党、军的发展及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作过贡献，指出在讲究法治和人性的今天如此对待被冤屈的中组部部长之亲属的不算出格的要求似乎欠妥。

相形之下建政初期安葬高岗于军委核心机关所在、顶层政要常住的玉泉山的附近可谓厚待，再对照1953年毛泽东在南京谒中山陵时对陵园内的戴笠墓被废除惜称“留作当反面教员嘛”，<sup>65)</sup>同是“长期从事秘密工作”（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上述《人物传》第8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中饶漱石部分前言）的政权功臣，蒋介石对“特务魔王”戴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负责人）亲选风水好处厚葬，第2次去时在烈士公墓附近的灵谷寺一带以阴阳家的内行眼光择地并吩咐安葬时要取子午向，军统高官们一方面惊讶于这位常做礼拜、手不离《圣经》的虔诚的基督教徒原来还迷信风水，更对不寻常的主仆关系驱使其不辞辛劳而至满头流汗的爱（护）戴（笠）举动莫不为之感动；军统根据接任戴的毛人凤要棺材放下后弄得特别结实的指示而用水泥炭渣搅拌灌在墓穴内，使棺木跟墓穴凝结成一大块的严实结构无非是由于戴生前作恶太多而怕死后被人掘墓鞭尸，<sup>66)</sup>但国民党败退时无法迁走而在50年代初被陵园方面挖开、“文革”中遭红卫兵毁尽而尸骨无存，布满杂草、树枝的大窟窿上文字全被凿掉的墓碑断成3节的惨状<sup>67)</sup>和往昔风光适成对照。建政后地方当局认可的为平民愤而平坟的举措及领袖嫌过分的反应反映出当时的严、宽两面，保护蒋介石家乡祖坟的“软实力”怀柔<sup>68)</sup>又反衬出对党内同志、境内人士硬性整肃的猖狂，连至少有碑可修复的“书生领袖”瞿秋白都不如的饶漱石可谓毛泽东时代政争的顶级牺牲品之一。杜甫感叹王昭君事迹的七律诗《咏怀古迹五首·其三》中的“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更适用于由蒙古方面善待而享受白茬棺木、埋在可看到失事现场的朝阳高坡上的林彪一行<sup>69)</sup>（《洪湖赤卫队》[湖北省试验歌剧团创作，1959年首演]中视死如归的乡党支部女书记韩英，在《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中唱“娘啊，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那高坡上，将儿的坟墓向东方”，将当年在洪湖地区领导红军的贺龙迫害至死的林彪反倒阴差阳错地应了这段脍炙人口之词），而“千古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联系派明妃远嫁匈奴王的汉元帝的在位期（前48—前33），则可对应2个千年后的该时段（1952—1967）之始“躺着中枪”、之尾再被收监的胡风之怨（有趣的是前33年出宫的王昭君和2000年后“进宫”的胡风、聂绀弩及林

270 (270)

诡异暗合：历史人物生卒、历史事件发生时日中含天命·天意、天理·天道的天数·天机（夏

彪都是湖北人）。

《红日风暴》的结尾部分出现王戎去世前不久在病榻上说起自己没有像别人那样获补发工资，<sup>70)</sup> 这位话剧演员也因不肯附和“遵命文学”而于1955年被捕、1957年起被“劳改”20多年。1980年7月21日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披露，1955年及翌年全国共清查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者78人（其中骨干23人），对此批发的中央文件指示对“胡风分子”一律恢复名誉、对受“胡风问题”株连者彻底纠正。1955年1月26日中央批转中宣部20日《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而成“官打”冲锋号，这次由行政、司法机关内拥有最高权力的党组出面总结也可算是党对欠债认账的积极表现（对王戎不补发工资、对受害者不给国家赔偿的“认账不埋单”或“赔礼不赔利”则不够彻底）。下达中央文件的日期“9.29”如谐“纠而救”音就巧合改正自身错误、解脱众人苦难之举，念作“揪啊揪”则能联想牵扯人数堪称其时为止中国史上最大的“文字狱”之滥害无辜的丧心病狂。

深挖掘、广撒网、不手软的穷追猛打中首当其冲者之一的何满子5月17日起床后即被捕，建政后历任出版社总编辑、大学教授的这位沪上学者主要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理论探索等，因而张祜诗“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用于其境遇别具滋味。这首《五绝·何满子》以白居易、元稹、杜牧等相继为之赋诗的唐玄宗时的同名歌手为题材，据说她因得罪皇帝被就刑前高歌悲曲而使苍天白日黯然失色、天子终惜其技艺而降旨缓刑（其它传说中还有《乐府诗集》卷80载白居易言，曰何乃开元年间沧州歌者，“临刑进此曲以赎死，竟不得免”，故白诗《听歌六绝句·何满子》不同于唐诗中极负盛名的张诗[又名《宫词》]而作：“世传满子是人名，临就刑时曲始成。一曲四唱歌八迭，从头便是断肠声。”）张祜（约785—约852）和唐玄宗（685—762）的出生恰在胡风病故的1200年、1300年前，张辞世离《人民日报》载舒芜文批胡也隔整1100年而使往昔歌女哀曲能联上当今“文坛悲歌”（李辉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刊《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于上年问世杂志时的标题前半部）。跟胡素无谋面、没瓜葛的何满子被荒唐地戴上手铐、沦为音似“要令死路”的1046号囚犯（在1年后过了5月底被转送进的正规监狱——南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里则被称作“1700”<sup>71)</sup>），因查不出问题而于1956年9月28日重归自由后又在“反右运动”中全家被发配到宁夏贺兰山下，1964年调回上海后“文革”中又被遣送回浙江富阳老家种地而直到1978年获得落实政策。他说自己“生命是从60岁开始的”即体现于到2009年5月8日病逝的30年间著书50多本，<sup>72)</sup> 由其终年90也可知2个多月后去世的舒芜之终年87未必能简单地断言为有赖于不自触灵魂。

《胡风集团冤案始末》记述1988年6月王戎在给作者的信里写被捕于胡逝世的整30年前，而从党报登舒文的“胡批”到胡死的整年数33奇妙地又见于1955年的另一“反革命集团”案。

1955年3月21—31日举行的建政后首次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后仅有1985年9月18—23日召开过）上，散发的1份材料指责饶漱石和扬帆借“以特反特”重用、包庇、掩护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3300多人，耸人听闻地把已基本查清和解决的工作失误变成重大政治事件的这枚“重磅炸弹”引起群情激愤，<sup>73)</sup>但真相是1949年扬帆在保卫干部训练班讲课时谈到日本投降后任华中分局联络部长期间，张恺帆为赞扬他搞情报工作能用各种各样人物而戏赠诗“扬公门下三千客，尽是鸡鸣狗盗徒”，本来带玩笑性质的这2句居然被人添油加醋成扬包庇敌特“三千三”的根据并正式上报中央。<sup>74)</sup>原名石蕴华的扬帆和原名张昌万的张恺帆通用名同带“帆”、姓合成“张扬”而有后天妙缘，而《毛泽东传》只字不提毛部分介入的建政后首乱抓党内高干、错划“反革命集团”的冤案，因此最先受骗被拐带赴京隔离的拐点人物扬帆和潘汉年一样未能在此官制传记内“扬名史册”；张恺帆却3处“有幸享受”了毛批示及书中的叙述、脚注提及的“人过留名”的“特书”待遇，只不过通常和“雁过留声”成对而意义积极的这4字成语在此转指对犯“罪过”的人留录姓名。

1959年8月10日毛对安徽省委关于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给中央的报告批示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张的“错误”无非就是在庐山会议开幕当天（7月2日）起的视察中发现富庶县份无为饥馑严重，便不顾省委的“反瞒产斗争”方针而即令县委向群众发粮、归还自留地和暂时停办公共食堂。他7日在无为县、区、公社、大队、小队5级干部会上的直言和其后的张闻天“7.21”讲话同出一辙，于是庐山之外全国第1个顶风上的省级干部遭“顶上峰”在安徽省委8月4日报告上的闷棍——“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毛当年听上海“反胡风运动”5人领导小组成员汇报还未发现“胡风分子”时大为不悦地说太斯文了，1句“上海不是有一个彭柏山吗？”的随口反问就决定了那位分管“喉舌”的市委部长倒霉，<sup>75)</sup>这次的下笔断罪则叫“同志”也不带称的张比“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受到更重的处罚——9月19日省委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就明确不再称“同志”，遭“揪一揪”（“9.19”谐音）陪绑的陆被留党查看2年及撤销候补书记、宣传部长、副省长等职，张则被开除出党、驱逐下台后被责令交代包庇反革命分子等问题而从12月12日起受囚禁207天，获释后才得悉亲友均遭残酷迫害、其中6人惨死。<sup>76)</sup>直到毛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7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会期（1月11日—2月7日）结束后与会的安徽县级以上负责人继续揭发省委及第一书记曾希圣的错误，7月20日经中央监察委员会批准省委撤销上述决议并给2人恢复党籍、名誉、职务、级别及补发工资。

其时被贬到铜陵有色金属公司任副经理的“青天救星”张恺帆“文革”后再度出任安徽省委书记，比终年同为82岁的建政“大救星”及误国“大灾星”毛泽东还多享受了58天人生（1908

诡异暗合：历史人物生卒、历史事件发生时日中含天命·天意、天理·天道的天数·天机（夏）

年12月18日—1991年10月29日，共30267天）。1960年10月20—22日山东省常委扩大会议批判第一书记舒同对农村工作的错误领导，中央决定由华东局第二书记曾希圣兼任该职而形成建政后罕见的1人主持2省党委的特例（直到曾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时任山东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的谭启龙翌年4月1日升任），非常时期如此破格重用和作为红军“密码之父”屡建殊勋<sup>77)</sup>及建政后紧跟毛而深得欣赏分不开，他当年就称赞负责破译敌电报的军委2局说“没有曾希圣（为局长）的2局，就没有红军”，但毛激赏为“长征有了2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的洞察力这回未能“照到哪里哪里亮”。这位“曾霸天”处分了赈济百姓的张后执政失败而导致更甚于山东的安徽饿死数百万人，因而在7千人大会后该省代表团留下举行的“出气会”上遭到刘少奇大动肝火的严厉指责。<sup>78)</sup>经那次跨农历岁末、年头的大会后即调离安徽而仍保留华东局原职不妨说是“躲过了初一”，“文革”中在劫难逃遭批斗而于1968年7月15日病逝则又在公历日期上应了“躲不过十五”。终年不满64岁（1904年10月11日生）和次年的陶铸、3年后的林彪相同（按日[23287天]论则少于陶43天、少于林7天），像是提示着毛泽东时代的政要天命因战争和动乱而会早于头道“坎”的73岁10年的63岁上就被“阎王”召去。

曾雄踞一方、叱咤风云的曾退居闲职后十分痛感对不起党、毛主席和安徽的人民、干部，<sup>79)</sup>罪孽更重的吴芝圃在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任上造成无数人饿死而于1961年7月降为第二书记，翌年1月他在检讨浮夸作假的严重后果时表示哪怕组织上对此“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4月调到中南局任分管文教的书记后也久怀“欠河南5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的愧疚。<sup>80)</sup>1958年10月19日他在《河南日报》发表《跃进的哲学和哲学的跃进》（亦载于《哲学研究》第6期），从理论上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造声势的此文问世整9年后在广州走完61年的人生。毛泽东对于周恩来一再检讨历史上的“路线错误”和现实中的“工作失误”可说是不厌其烦，而在“国民·经济3年困难”（本文原创的对通称加中点表示并列，意在以人本主义观点强调国民遭殃大于经济受挫）后没过几年，就在“文革元年”对吴芝圃送上的检查报告指示今后不要再做检讨了，<sup>81)</sup>对诚恳的赎罪予以大度的恕罪在体现操纵政要之变幻莫测的同时也让人推想其心头别有滋味。

以毛最欣赏的唐代“三李”诗人中李商隐（与李白、李贺并列）的《贾生》诗为线索，可从“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故事想到，惯于夜半办公的“红都玉皇”此际关心的重点移至“鬼神”而对曾祸害苍生的逐臣不再计较（以和上文喻称“帝”相呼应的“皇”来形容毛在此是为着挂连夜召贾谊咨询的汉文帝刘恒，“玉皇”取自“大跃进”民谣“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与中央政要“御用”服装店名“红都”组合还影射1975年江青惹毛怒的“《红都女皇》事件”），《人民日报》“6.1”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就标志着尾数为61的年份的国难已被淡忘。毛1927年9月9日领导湘赣边



界秋收起义和整 49 年后的同一天去世构成“9.9”重阳连环，而军事建树的起点及人生历程的终点的季节之“秋”字形奇妙地和建政后醉心的“揪”相通。“杀人一千，自伤八百”的天理在毛自定的对敌“一个不杀”的原则被破坏后出现惩罚，彭德怀凭对其毒辣的体验认定是当局谋杀的林彪丧命后毛就一蹶不振、几次病危而大折阳寿。

瞿秋白临刑前演说中概括为共产党的哲学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语自诸葛亮《后出师表》，这位丞相讨伐乌戈国时见 3 万敌军遭炮打火烧葬身就垂泪而叹“吾虽有功于社稷，必损寿矣！”，秋天班师回国途中见泸水阴风大起、波涛汹涌并听说自蜀军当初经过后每夜只闻鬼哭神号，便曰“前者马岱引蜀兵千余，皆死于水中；更兼杀死南人，尽弃此处；狂魂怨鬼，不能解释，以致如此”，“此乃我之罪愆也”的自责之下于 225 年 9 月初 1 隆重而动情地举行痛悼敌我双方亡者的仪式。以此真诚打动愁云怨雾中数千鬼魂随风而散的孔明 9 年后还是仅 53 岁就出师未捷身先死，想到作“父母官”治下饿死的百姓比这多上百倍就觉得吴芝圃过了花甲的终年能算是捡来的。比他多活 2 年的上述 3 人中同样欠“饿鬼”债的曾希圣天数少于林彪和陶铸也有象征意义，倒台后被丑化为“恶鬼”的林彪除 1948 年围困长春造成大量平民断粮绝命外滥伤无辜较少，对包括毛泽东之子的 18 万余官兵最终捐躯的出兵朝鲜更是从开始就陈言反对并托病不挂帅。

应毛点将勇赴异国火线的彭德怀 9 年后却被当初不免遭“胆怯”等非议的林在毛支持下打倒，同样有讽刺性寓意的是舒同比当年亲临常务扩大会议宣布对其取代的曾希圣终年高出近 30 岁。论日算比邓小平还多 2 天（1905 年 11 月 25 日—1998 年 5 月 27 日，共 33787 天）的高寿，和毛泽东赞为“党内一枝笔”的这位书法家（中国书法家协会首任主席）有笔墨助舒心不无关系，而舒同比“国民党一枝笔”于右任（1879 年 4 月 11 日—1964 年 11 月 10 日）享年更长，跟自称“聋子不怕天雷打，死猪不怕开水烫”的邓一再失意而能泰然自若相对照也富于启示。再后接任山东省委书记的谭启龙终年也到 90（1913 年 1 月 3 日—2003 年 1 月 22 日）；其时保留省委书记处书记而暂时下放担任县委书记、1963 年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的舒同，在这几个原身居或后卷入是非之地者里最长寿而可谓“吃亏是福”或“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无意中替他解脱止损了的曾希圣双肩各挑 1 省重担的结果却是被两副烂摊子加速了垮台。再反观“蛮假”、“功利”的舒芜因灵魂没叩问而能活得好好的到 80 多岁这一彭小莲的酷评，可举出曾希圣、吴芝圃为弥天大过懊悔终身而熬毁终生（谐音创语）的短作其支持材料，也能把邓小平对亲自指挥的“反右”、“清污”、“平暴”的失误不自省的超然列入长寿因素。

7 千人大会闭幕 2 天后的 2 月 9 日刘少奇到留京清算安徽问题的该省代表会议作总结讲话，以和 1 月 30 日、2 月 3 日来大组揭盖子时一样的冷峻加恼火对曾希圣声色俱厉地痛加鞭打，宣布中央接受其调离安徽的要求并决定派有作风民主、不会做假报告等优点的李葆华接任。他指出河南、甘肃、青海、山东、安徽这 5 省的高指标、瞎指挥而致死人在全国最为严重，而惟有“老

诡异暗合：历史人物生卒、历史事件发生时日中含天命·天意、天理·天道的天数·天机（夏）

虎屁股摸不得”的曾希圣及其把持下的安徽省委始终不肯报告实情、主动检讨，刘就他尤为深恶痛绝的安徽大量死人的悲惨恶果喷射出有文字可考的最露真情的肺腑之言：“因为这是个历史事实，过了10年、8年，还可以总结的，50年以后还要讲的。死了这样多人，生产力有这样大的破坏，受了这样一个挫折，历史上不写，省志上不写，不可能的。”<sup>82)</sup>他在7千人大会后整理1月27日口头报告时也情绪激动地脱口而出1段使在场者震惊的心声：“‘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sup>83)</sup>国家主席的这番时代最强音当年夏天在中南海游泳池与党主席争执时也怒不可遏地冲出腔口，毛早就对刘“1.27”讲话否定“1个指头对9个指头”而提出“3分天灾，7分人祸”没好气，这回气势汹汹地当面连声斥责“3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怎么办！……”刘理直气壮地坚持自见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sup>84)</sup>仗义执言的此语正踩到软肋、撞上枪口而导致毛从这阵憋气、出气<sup>85)</sup>到日后令刘受气、断气。

9月24日毛在8届10中全会开幕式上称阶级斗争要“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他当选首届国家主席9周年之际闭幕的该会议整肃“翻案风”并认同毛鼓吹的反“修正主义”，现国家元首为民呼吁的陈情、主张从此一再受到“毛左”高腔的干扰、压制而至禁声、抹杀。毛1966年告吴芝圃不要再检讨之举就和刘提倡用10年功夫总结“大跃进”教训截然相反，而“罪人”吴芝圃、曾希圣和“判官”刘少奇7千人大会后才过5、6年就相继堕入阴曹地府，为不重蹈前辙而认真审视错误的善良愿望直到半个世纪后都未能完全落实于那场悲剧的反思，重大失策载入史册的时代进步又留下了对准确数字的实测和凄怆全景的提示均不够的缺憾。对严重的错误、挫折50年后还要讲这一断言离开刘的本意而以别样意义在2012年得到灵验：7千人大会闭幕50周年前1天发生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向美国总领事馆申请政治避难事件，生于毛泽东66岁生日（1959年12月26日）的这名全国公安战线“英雄”一石激起千层浪，朝野顿时惊觉须警惕这个全国最大直辖市的首长驱动“趋毛化”蕴藏重演“文革”的再来。刘要求公安部长谢富治总结几年来打死、伤害无辜群众的教训时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事后又顾虑触及毛的敏感之处导致“将来会出毛病”而坚决不同意公安部党组印发这些话，<sup>86)</sup>其畏惧情绪导致1962年3月的这句痛击要害之语到毛去世1/3世纪后仍未能充分发挥威力，50年后的2012年3月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解职的原因之一就是致使以邪道歪着“打黑”，心腹王立军在市公安局长任上大肆推行逼供信的黑恶左派跟“文革”的草菅人命也相去不远。

刘少奇在1962年2月21—23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自喻为“非常时期大总统”，<sup>87)</sup>以“国民经济到了这种状况，在国外总统就要宣布废除宪法所赋予的权利”之言追究自身责任。<sup>88)</sup>

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的该“西楼会议”可联想“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学者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sup>89)</sup>）在《人间词话》（1908年）谈治学经，所举的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的3种境界之首就是晏殊《蝶恋花》下阙开头的这段。“第二境”的柳永《蝶恋花》（又作同一词调的别名《凤栖梧》）结尾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可转借来分别形容共赴并共负国难的毛自食其果却未幡然醒悟和刘少奇高风亮节而代其受过。柳（约987—约1053）、晏（991—1055）卒年恰于毛整肃高饶联盟、胡风集团的各900年前，另一史缘天数连环是与将近半百时投身北京大学内未名湖自尽的那位硕学和姓名相似的王维国。1970年他作为空4军政委、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兼公检法军管会主任接待来沪的毛，陪毛到苏州后前往迎接的林彪听毛介绍他就说：清朝有个王国维，我们现在有个王维国，王国维是资产阶级的，王维国是无产阶级的。<sup>90)</sup>当时第1次见到毛、林的王次年却被当作伺机刺杀毛的林彪死党而于1982年被判刑14年，判决书中称该军代号的“7341部队”和“8341部队”即中央警卫团的部分重合颇像讽刺，跟罪该万死的“谋害领袖”的指控不相称的量刑及3年后即刑满释放也使其鸣冤<sup>91)</sup>易受理解，而不可思议的是他就在逢毛100年诞辰的1993年于王国维忌日4天后的6月6日病逝，终年76岁（1919年出生的日期不详，这一文献记载<sup>92)</sup>当为实足年龄）又是毛去世年份的尾数。“9.13事变”和堪称林彪事变第二的王立军事件相距的41年巧合7341、8341的尾数，而73、83正是毛诞辰80、90周年的尾数也和像是锁定王维国命运的天数显露毛的亡灵神通。

更叫人称奇的是7千人大会上毛批评为被迫检讨的河南、甘肃、青海这3个重灾区<sup>93)</sup>的首长中，1961年8月卸任青海省委第一书记的高峰死于毛泽东纪念堂奠基头天的1976年11月23日。在位7年后引咎退场的此公终年62（1914年8月15日生）多于吴芝圃1岁、少于曾希圣1岁，其前任张仲良1954年调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后用治军手法管理社会而造成上百万人饿死，1960年12月2日在兰州召开、由第一书记刘澜涛主持的西北局纠“左”会议将他当场免职，终年近76岁（1907年出生而日期不详，1983年2月27日病逝）也能感受到毛的阴魂。这4人及舒同之寿命长短与负债轻重、解脱早晚的正比例关系不由得使人感到因果报应成分，同样值得注目的是接任5个重灾省份的党委第一书记并持续到“文革”初期者几乎都长寿善终：上述4人中惟一过古稀的张仲良之后任汪锋终年近88岁（1910年12月17日—1998年12月12日）；李葆华和谭启龙同样跨世纪而终年更高达95岁（1909年10月2日—2005年2月19日）；1961年7月换上吴芝圃的刘建勋终年较短但也有79岁（1913年10月—1983年4月23日），他在饿死上百万人的“信阳事件”后被毛泽东亲自从广西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去救急（恰逢开国总理年满花甲当天的1958年3月5日成立的该自治区1965年10月12日更名，改“僮”为“壮”的形、义变化联系该调遣及结果则可联想新政权由幼小走向强大的演进），实足年龄未

诡异暗合：历史人物生卒、历史事件发生时日中含天命·天意、天理·天道的天数·天机（夏）

能上 80 想来当有“文革”中在“文攻武卫”口号发源地的该省受残酷迫害之故；如果对历史允许假设的话还可以想到彭柏山若不是被从福建赶到河南则或许能多活些日子，但彭之前因饥荒严重而被撵出的青海“文革”中也和政要皆知何等难治的河南一样又遭重灾，高峰下台后被调去当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的王昭就在扭转困局而被万民誉为“青天”后，因 1967 年 2 月 23 日军队镇压西宁“8.18”等造反组织、打死打伤 300 余人的大案牵连而被捕，这位原公安部副部长被打成“罗瑞卿死党”而于 1970 年 2 月 12 日惨死在省公安厅看守所，终年 53（1917 年的出生日期不详）和作无名尸体处理、直到 1979 年 12 月才获平反都太悲怆（值得欣慰的是遗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火葬场找到骨灰接回北京后受到中组部长胡耀邦迎接，对故人的平反起了关键作用的这位战友陪同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中规格最高的 1 室）；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调青海任第一书记、暂由王代理后 1962 年 2 月上任的杨植霖，则悠然活到了王昭雪后的 1992 年 9 月 10 日（1911 年 2 月 19 日<sup>94</sup>）生，终年 81 岁）。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1967 年 3 月 24 日），把“2.23 事件”定为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以反革命政变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的武装镇压，决定赵隔离受审、与之勾结的 205 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及同事件直接有关的原省委书记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的结局是差点掉脑袋的赵永夫关押 10 年出狱后任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并活到 72 岁（1915 年出生的日期不详，病逝于林彪“第一个号令”发布 18 周年的 1987 年 10 月 18 日）；同为大校的总后勤部青藏办事处（后字 205 部队）副主任张晓川（1919 年 8 月出生）年过 93 仍健在；对向赤手空拳的平民开枪无责任而被陪绑的王昭先遭快、准、狠的折磨致死未免过于荒诞，但认真而天真的“青天”树敌多及在“天晴”后的“四清”中（时兼任省长）搞“左”倾等，据分析也成了军方积怨、群起攻之的“催亡素”（借“催产剂”、“维生素”字面合成的创语）。<sup>95</sup>由此可体味到刘少奇宣布调离曾希圣时谈到推荐李葆华的理由里有待人和气、不打击报复，他称为“能力没有那么强，那么大，那么厉害”<sup>96</sup>的李之特长正是比天时、地利都重要的人和。毛泽东 1967 年 7 月 8 日在给江青的信里对被林彪别有用心地吹捧得神乎其神吐露猜疑和不安，以辩证法原理坦言“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他宠信的“大红人”曾希圣最终为所兼管的占全国重灾省中 2/5 的 2 大省承担责任的大罪人，就是发“千钧力”失当而倒招致“欠君利”（谐音创语）的宠辱反转、成败翻盘的生动实例。

刘少奇在当众宣布调曾出院时的讲话中清算了其一切要依他的意志办事等严重的毛病，指出“这样一个大省，这样一个大的党，第一书记是个主要负责人，有这些缺点错误是不能允许的”。刘他称我们党现在的共同目标就是要按照毛主席的面貌、思想来改造我们的社会、国家和党，孰不知此际指责曾的“改造党的方法……是团结少数，压制多数”、“别人做老鼠他做猫”等，曾几何时就作为因他始作俑的崇拜领袖个人而恶性膨胀的“毛之病”经量变及质变冲开了祸匣。对毛

愤言“你我”之责任定要上史书的刘把排在前、应为主的对方之过揽于自身而终折寿，无意中自喻为帝的“罪己诏”和“大总统”之说也违背了“天无二日，民无而主”的传统政治原理。从延安整风起把毛推上“神坛”而由此成为党内二把手、国家主席的红得发紫到头来触犯“紫禁”，用心良苦而反误性命的刘直到1980年2月23—29日召开的11届5中全会上才得以平反，了结于4年1度的“2.29”象征着共和国最大冤案碍于上一闰年的此时在位的毛之亡灵而难翻，同年5月17日为他举行的国葬之“迟到”也相对于上年1月24日给吴芝圃恢复名誉的仪式。

由邓小平主持的张际春、徐海东、吴芝圃、刘长胜、张霖之、王世英、南汉宸、刘裕民平反昭雪追悼会上，韦国清致的悼词称赞吴“为发展河南和中南地区的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颂扬这8位老干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前国家主席的追悼大会上邓小平在悼词还提到“刘少奇同志在工作中也有某些缺点和错误”，其前提的“同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都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一样”当然更适用于吴，但解放事业之后的经济建设中求速成共产主义而犯下深重罪过的这名酷吏在公布的悼词中却无负面评价，反而分享了“8老（老党员、老干部）”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立下了不朽的功绩”等溢美之词。据称“大跃进”中吴为让中央在郑州开党代会而用民脂民膏兴建豪华大楼、别墅群（后落空废置），<sup>97)</sup>有关这类“杞人忧天”（此谐音创语形容生于“杞人忧天”典故出处的河南杞县的吴之唯上）而不忧民的传说，不知是否属于那位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政治部主任在悼词中宣布“已经全部推倒”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前加定语“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他们的”），但至少可说这个所谓“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勤勤恳恳，谦虚谨慎”的“毛主席的好学生”，对毛的乱党、害国、殃民起了“误之甫”（取其姓名的字形及谐音，形容鸣锣开道）的帮凶作用。2006年4月7日在郑州举行的“纪念吴芝圃同志百年诞辰座谈会”同样把故人当为“优秀党员、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故人之子感激在省委召开的纪念会上许多前辈高度评价其“革命精神、高尚情操和清廉作风”，<sup>98)</sup>当年主持调查及惩处“信阳事件”、后和彭柏山同年都含冤死在河南的刘少奇如有在天之灵，对悼词“(勉)强加(封)”吴的“体现了毛主席亲自培育的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按自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39年7月8日、12日演讲，1962年修订再版)当作何判断？

刘宣布调开曾希圣时讲到1961年春最高法院副院长王维纲实地调查后中央已知安徽实情，百姓揭不开锅的困境和曾不肯揭盖子的硬撑在张恺帆舍生取义的无为也遭特殊人物背地曝光：形势尚好的邻省江西的第一书记杨尚奎之妻水静就向曾反映过自己老家的该县饿死人的问题，但据她介绍战争年代被人称为“老虎脾气，菩萨心肠”的曾这次却没有能以慈悲善心回应。<sup>99)</sup>水静载入稗史的1段佳话是因善饮闻名而被参加第2次庐山会议的酒豪周恩来找上门来比试(1961年8月23日—9月16日召开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幕日恰同9年后的庐山会议)，周在也为表示



诡异暗合：历史人物生卒、历史事件发生时日中含天命·天意、天理·天道的天数·天机（夏）

感谢江西供粮支援国家的对饮后感叹1瓶茅台下肚却不在乎的对手名不虚传。<sup>100)</sup>和他通过佳酿领略女杰底细的趣闻成对的是几个月前接待上访时亲口尝菜团来体验民间疾苦：因批评吴芝圃及省委搞浮夸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强制劳改的原兰考县县长张钦礼，1960年10月28日写下控诉吴芝圃堵塞言路、省委掠夺农民的请命书后赴京辗转送给总理，周立即接见并说他是全国2千多个县中第一个向自己反映实情的县长，听说来时乡亲们给带了干粮就叫拿出来看看群众都吃些什么，放了1块用树皮、树叶、花生壳和一点点杂粮做成的团子到嘴里后，大声说了句“我这个总理没有当好”就流下泪来。信阳地区饥民无数、死尸遍野的惨状被地委书记路宪文用指令邮局截信等卑鄙手段封锁多时，而张只身告状的“感动上帝”和河南、安徽的盖子被揭证明了“独立王国”也难一手遮天。

“文革”中张被政敌监禁168天后得救也是由于有老贫农到天安门前长跪喊冤惊动了周，他由当时（1968年）为省革委会副主任的纪登奎带去见总理后被任命为县革委会主任；1971年初起再次被省革委高层中的林彪党羽软禁了540多天后又由总理干预获释，周见到他就为这个在平原治沙治碱很有成绩的干部受迫害而难过得哭了；<sup>101)</sup>然而被提升兼任开封地委副书记的张在“4人帮”倒台后的清查中于1978年10月16日被捕，毛泽东赏脸吴芝圃题写刊名<sup>102)</sup>的《河南日报》11月21日报道《中共河南省委决定依法惩办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张钦礼》，称张“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包庇纵容坏人，反党乱军，大搞打砸抢，践踏社会主义法制，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擅自扒堤决口，使群众遭受严重损失，罪恶累累，民愤极大”，决定开除党籍并已由公安机关依法逮捕；<sup>103)</sup>翌年12月24日“张犯”被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徒刑13年，省高级法院驳回上诉后为“文化革命煽动罪”（刑满释放证上的判刑理由）而坐穿了牢底。传奇般的起伏和悲剧性的结局是否如其鸣冤叫屈者所说的是派系斗争所致<sup>104)</sup>就只有天知道，在此注目的天数是他病逝于纪念吴芝圃百年诞辰座谈会近2年前的2004年5月7日（通称终年78岁是否实足年龄不详），13日火化后为避免影响14日的纪念焦裕禄逝世40周年活动而到17日下葬。终年41岁（1922年8月16日出生）的那位前任在7千人大会闭幕整4年后的1966年2月7日，由《人民日报》在头版首要位置发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穆青、冯健、周原）而出名，报头下起首的该长篇通讯的右方还登出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上面以通栏大字赫然刊载“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毛泽东”（署名专用毛手书体），张率先把焦的事迹推介到党中央机关报并使兰考成为“文革”中毛也指示要保护的典型，<sup>105)</sup>这位焦的“最亲密的阶级战友”（该通讯语）回乡安葬时据称兰考群众跪地哭祭而至万人空巷。<sup>106)</sup>

24年前的“5.17”刘少奇追悼大会上邓小平引述他在处境最艰险时说的“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1967年7月18日刘在夫妇当晚将遭批斗、从此即被拆散之际默然良久后以此向王光

美诀别。当年1月3日、12日中南海内造反派在“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指示下开始直接批斗刘、王，刘在1次批斗会前郑重地向子女宣布并要求记住“我给你们遗言”——“将来我死了，骨灰交给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入大海里。我生是一个无产者，死了也是一个无产者。”<sup>107)</sup>翌年临终时因抗议政治死刑而缄默多日、被迫害的政治魔爪加病魔折磨得奄奄一息而未吐1字，因而那句平静的话语也和上述交代身后事时说的另一番激动的表白可谓事实上的遗嘱——“人民的信任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还要说一句，人民的误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在“人民”之前不像那个年代的套话先加“党”的说法符合“历史是由人民写的”这一信念，5年前他对毛嫌“压不住阵脚”而质问“你急什么”答以“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就基于“民以食为天”（班固撰《汉书·酈食其传》）和“史以民为天”（化上述命题的创语）。孔子对其举作强国指标的“足食、足兵、民信”称宁愿先“去兵”、后“去食”也要守“民信”，《论语·颜渊》中这段答子贡问政的结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无食荒年更显得触目惊心，而7千人大会后刘的那次冲毛发急还能衍生出“（史书上）无民信不立（好名声）”的断言。

### 天知厚·黑道：天理不容对不容天理

毛泽东“文革”初“7.8”致江青信中自称“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逢虎年的1962年在党主席、国家主席“两虎”相争后即以威猛无情的“虎气”发起路线斗争，发挥奔放不羁的“猴气”的“猴气”挑动“闹天宫”的造反导致头号政敌刘少奇在猴年被永远开除出党。然而下1个猴年刘即得以解脱铁板钉钉的“永镇雷峰塔”而戴上仅次于毛、周的辉煌桂冠，这也不妨说是思想解放运动“得民心，取民信，唤民醒”（本文独创“新三民主义”）的结果。“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主持的追悼会和《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9卷为吴芝圃立篇留名，而由毛被山呼万岁时回敬作“万岁”的人民谱写的历史恐怕会另用春秋笔法、不辞直道真情。毛泽东时代被打成“右派”、邓小平时代任文化部长而又因政治“沙尘暴”遭更迭的作家王蒙，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刊《中国天机》（英文名 *GOD KNOWS CHINA* 即“中国只有天知道”）中，回顾解放初党小组会上朗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关于党员应具有的美德的话会放声号哭，指出世界上许多共产党里像少奇同志这样讲到党员修养的绝无仅有，这和中华文化传统的泛道德主义及我们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价值传统有关，正是这种道德化的党的教育传统大大地激动了年轻的共产党员们的心。<sup>108)</sup>这部随思录问世的2012年发生的王立军、薄熙来事件暴露出中共面临蜕化变质的道德危机，而和《修养》修订再版同于50年前刘当头棒喝不能允许大党的大省第一书记的一些缺点错误，在中央粉碎重庆“自辖王国”、清除“大红人”首长的果断举措中就显现了照妖镜的效用。不妨以“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这一“天鹅之歌”吐露的人民高于党的认识进而补

诡异暗合：历史人物生卒、历史事件发生时日中含天命·天意、天理·天道的天数·天机（夏）

充说，中国这个大国的人民对大党中共的中央或地方的负责人的突出缺点和重大错误也难于容忍。

一介中央委员兼主 2 大省最高权力的异常布局画上句号后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谭启龙，又于 1977—1979 年在青海、1980—1982 年在四川主持党务而成为任职第一书记省份最多者（并列其次的就是汪锋 [先后在宁夏、甘肃、新疆] 和霍士廉 [陕西、宁夏、山西 3 省区]）。明确“交椅座次”色彩浓厚的“第一书记”职位在建政 1/3 世纪后从 1982 年 12 大后渐淡出，<sup>109)</sup> 同年 12 月四川率先废止“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常务书记”而用 1 书记加数名副书记制，卸任当省顾委主任的谭在位留记录、退職遗美誉与强出头的曾希圣之欠慎重、无慎终成对照（由上接“烦恼皆因”的成语而来的“强出头”既指越境一屁股独坐两把头号席位之强势，也表现毛泽东等看重其能力强而无视惯例、不顾均衡地强行派他跨省去接管被调出的“旧头”）。在华东局第三书记任上接替曾希圣主管安徽的李葆华之父是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与河北出身的这位“北李”联手建党并当选首届总书记的“南陈（独秀）”籍贯又恰为安徽。李大钊死在军阀张作霖的绞刑架上时年仅 37 岁（1889 年 10 月 29 日—1927 年 4 月 28 日），被共产党开除、遭国民党判刑的陈独秀终年 62 岁（1879 年 10 月 9 日—1942 年 5 月 27 日），在党史上分别留下英名和污迹的 2 人的夭折和郁亡仿佛预示了 20 世纪中共要人易命运多舛。陈独秀不容异己的家长作风也传到了刘少奇宣布调离时称为与“臭皮匠”们合不来的曾希圣，二者的一花独放及昙花一联系各字拼音打头字母同为 fybh 的“飞扬跋扈”、“风云变幻”则有趣。

逝世于李大钊诞辰 102 周年纪念日的张恺帆挺身济民也有“铁肩担道义”的“党父”遗风，在邓小平的整 8 年后辞世的李葆华终年高达 95 岁又证明了太平世道里政要趋向长寿和老龄化。其后任李德生因平息芜湖武斗有方而被毛泽东提拔至中央副主席<sup>110)</sup>除了说明了治皖成败的分量，联系他的同样高寿（虚岁上 95）则还能想到“和为贵”的精神有助于社会安泰和个人延年。和被排挤出权力顶层及首都的李德生有些相似的因祸得福也见于被赵永夫“篡权”的刘贤权，时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青海军区司令员的这位开国少将在上述流血事件时处于挨批、被关，随后被委任主政青海并于 1968 年由毛指名参加军委办事组、任铁道兵政委（翌年任司令员），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同为军委办事组成员并任军委委员使其名声大噪，1957—1960 年曾任王牌“万岁军”（38 军）军长的他 9 届 1 中全会上显出了风光有限，其余皆“入（政治）局”的 5 人却 2 年多后就受命运嘲弄而被罚“出局”（退出政治舞台）；1971 年由毛提议兼任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的 3 年后因“复映旧影片对抗样板戏”风波遭江青问罪，“4 人帮”倒后被批判“文革”中的表现时已卸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任军区顾问而相安无事，于 1988 年被授予 2 级红星勋章后活到 77 岁（1914 年 9 月 27 日—1992 年 6 月 15 日）。<sup>111)</sup> 和曾希圣的“满招损”、李葆华的“谦受益”相对的是吴芝圃因遭迫害而获平反的“冤收益”，世上在“天理不容”之外也时有“天不容理”、“理容不？天！”或“不容天理”、“容天不理”。

彭小莲在有“黄金世代”之称的中国“第5代”电影人中以“低调、边缘”而为“异类”，<sup>112)</sup>比“低调”更不中听的“边缘”则会和“靠边”的负面形象相反而较之中心更有依靠、安全。1965年1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表示怀疑似乎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的这一判断并举例试问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派，令他大为吃惊且不敢追问的是毛在气头上不假思索地冲口而出道“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sup>113)</sup>无端遭武断“钦点”的这位煤炭部长1967年1月22日成了“文革”中死于暴力的首位阁僚，使周恩来伤心落泪、林彪感到难过的惨剧<sup>114)</sup>不无被刘对毛估计不足而从台下推上祭坛的因素。毛凭空发话就置人于绝境乃至死地的“一言可要命”早有“上海不是有个彭伯山吗”的前例，张被当作“彭真死党”毒打毙命时仅58岁或59岁（1908年生，日期不详）也近彭的终年。逢8周年祭翌日的1975年1月23日煤炭部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发出通知为他恢复名誉，正式平反昭雪则正是在1979年1月24日为包括吴芝圃的8人共同举行的追悼会。

2006年10月14日在北京第二炮兵后勤部机关招待所召开了“纪念吴芝圃同志百年诞辰座谈会”，主办单位——新4军研究会4师分会也是同时举行首发式的《吴芝圃百年诞辰纪念》的组织编写者（子女自费付印的该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刊行），<sup>115)</sup>师政治部主任时代的声望令人想到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三》的“倘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上海、重庆亦有举办的礼赞老首长的活动之主场还是上述的远离新4军势力范围的河南省会，而这块故人主政多年之地上就因他还发生过建政后绝无仅有的省长扳倒省委第一书记的怪事。1952年底平原省建制撤销后在河南仍任省委第一书记的潘复生因对农业合作化和“反右”等较稳健，1957年遭毛泽东批作看黑暗面多后又在翌年8大2次会议上被指责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旋即被撤销第一书记职务、定为“右倾反党集团分子”并于1959年贬到黄泛区西华农场任副场长，由毛撑腰倒潘并水到渠成地接任省委第一书记的正是从建政起稳坐省长职位近13年的吴芝圃。吴倒台后潘1962年获中央、中南局彻底平反并调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党组书记，然而1965年10月调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后不久就摇身一变支持造反派对省委夺权，在1967年1月31日成立的全国首家省级地方新政权机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任顾问（2月2日《人民日报》称该委员会为“黑龙江省临时最高权力机构”，并发表支持其夺权的社论《东北的新曙光》），3月23日当上省革委主任到8届12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都堪称明星级的飞黄腾达，但官运犹如其名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赋得古草原送别》）的此公，在自纵新潮野火烧尽新巢后的春风得意中又由新朝之心潮逐浪被再次从舞台中央推下靠边。“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经·系辞下》）在政坛的盛衰荣枯循环里翻转为“久通则变穷”，1971年6月中央决定免除潘的职务并对其造成全省派仗不断、局势不稳等错误进行审查，他经受“监护”后1980年4月20日因脑溢血在哈尔滨走到了穷途末路的尽头（1908年的出生日期不详，故终年

诡异暗合：历史人物生卒、历史事件发生时日中含天命·天意、天理·天道的天数·天机（夏）

的实足年龄不排除是巧合最后倒台之年尾数的71)。翌年10月27日黑龙江省委作出宽容的审查结论又应了“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同上白诗），1982年4月23日中央对此回复称潘“文革”中迫害领导干部和群众的错误是严重的，但鉴于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并考虑到参加革命较早、为党做过有益的工作、对所犯错误作过检查及现已病故，同意不作组织处理。<sup>116)</sup>

对应多归于发动者、总领导的“文革”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之难以追究也是特定时代使然，吴芝圃在位时的威势和去世后的风光也体现了“权高者尊”、“死者为大”的政治、文化传统。“信阳事件”时任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的张树藩1993年8月11日病故前写下回忆录，根据当年为揭盖子而被省委批准地委当“右倾”批、李先念等中央代表来予以平反等亲历，对伤天害理之灾的沉痛教训做了既针对人为之事、更针砭为事之人的详尽披露和无情解剖。其中提到李先念一行来信阳地委的次日吴和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去固始逮捕原县委书记杨守绩，为掩盖省委错误而将其打成“反革命”就因为1959年绕过地委向省委反映饿死人、要求拨粮。《百年潮》1998年第6期（当时为双月刊）刊出的泣血遗作中矛头所指的戴事发后失落（1960年11月任信阳地委书记，翌年1月卸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1965年8月任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和潘复生的浮沉相反的是受“文革”冲击后1971年起进入河南领导核心而官至省委书记、省长，1982年当选中央委员并调辽宁任省委常委书记后1987年又进入“枢要元老院”——中顾委，在上述张文问世后仍然同样体面地寿终正寝（1919年11月—2000年1月22日，81岁），然而身后还有境内人士在网络空间或境外刊物上抨击他对“文革”后的张钦礼冤案罪责难逃。建政后愈发激烈的党内恩怨纠结及当事人的是非功罪恐怕也只有天知道而宜“死后下一代揭”，戴引出的史缘一是在最终掌权的省份也出现了大连市长薄熙来挤走市委书记于学祥的奇观，另一条同样与其意志无关的连环是病逝之日恰在张霖之被打死这一历史标志性事件的33年后。

苏晓康、罗时叙、陈政《“乌托邦”祭——一九五九年庐山之夏》（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年版）记述：一向富庶的信阳专区在吴芝圃硬把大灾年当大丰年的1959年秋后掀起“反瞒产”狂潮而打人成风，“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福洪，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将张福洪头发连头皮一道撕下，活活整死。”张树藩在文末署“1993年写于病中”的《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中追忆实情暴露后，1960年7月中旬省委派副书记等在信阳的避暑胜地鸡公山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地委扩大会议，为继续捂盖子而决定逮捕指使打死县委副书记张福鸿的光山县书记马龙山并要求判处死刑，结果毛泽东说的“我还没有杀过1个县委书记，判死缓吧”使杀人灭口的马避免了被灭口挨杀。这2段引述中遵照原文而不予统一的“张福洪”和“张福鸿”在诸多文字记载里也各相异，在“洪福·鸿福”（《现代汉语词典》内的这2条以前者为规范）中通用的这2个同音字，又因能联想暗合河南历来饱经的“洪水·洪荒”和当年跃进豪情的“鸿雁·鸿图”而值得深究。本文据本人记述或官方文件、工具书等作的“扬帆”、



“皮定均”在书报等上不乏“杨帆”、“皮定钧”，如视为姓名演变、衍生的别称或曾用、异写乃至误记等则在民间人士笔下似均无可无不可，<sup>117)</sup>在此提出“洪”耶“鸿”耶之问是由于搜索结果未发现官方文献记载这位故人的准确名字，但愿不是信阳惨案史实公布仍不充分或多如牛毛的县级干部性命轻于鸿毛而姓名难见经传之故。

《“乌托邦”祭》写1962年2月2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亲临河南省委扩大会讲话揭盖子，会上吴芝圃表示“省委和我犯的严重错误，罪恶也大得很，……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辱”，对多数文献作“引颈受戮”的最后4字特加“(原话如此——引者)”<sup>118)</sup>显示出掌握原始材料，从纪实名家为首的3位作者的职业水准及能量推想则“洪”的可信性不比张文的“鸿”差。事发时的地委书记路宪文在《“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其经验教训》中也写“张福洪”，这篇“掩棺自论”(化“盖棺论定”的创语以“掩”指未封而虚掩和难免掩饰)恰于张树藩辞世日定稿，23天后在已跨过“阎王不召自己去”的头道“坎”的1993年9月3日病逝(1919年生，日期不详)，离“建国之父”百年诞辰只差6天的“93.9.3”作为毛泽东时代的悲剧罪人谢幕之时颇含天意。此公1960年9月被撤职查办后1962年经省高级法院定为“反革命报复罪”和“违法乱纪”，判刑3年而于翌年10月获释(并未入狱的“服刑”实为到农场作调查研究)；“文革”中作为“信阳事件罪魁”、“血债累累的刽子手”被揪斗、毒打而致身心受严重摧残，1979年后恢复12级高干待遇、以行政副厅级任百泉农业专科学校(现省科技学院)校长。又传闻1979年胡耀邦对其申诉处理“信阳事件”受冤、要求彻底平反及恢复待遇的信批示：如果连路宪文这样的人都要彻底平反，我们还搞什么拨乱反正？<sup>119)</sup>对未受戮却不服辱的路离休后仍不断上访叫屈之举可借《“乌托邦”祭》的痛喝来一箭双雕：“对吴芝圃的处理，考虑他仍是积极贯彻庐山会议反右倾的正确路线而予以宽大，……他后来在‘文革’中遭到了迫害。/但，河南人民却至今不肯宽恕他！”<sup>120)</sup>

1978—1979年任信阳市委书记的蔡辽尤记述马被逐步减刑到无期、20年后共坐牢17年，释放在淮滨县农场当农工期间的1981年夏向他(时任县委书记)畏缩而委屈地鸣冤(该县1962年恢复建制前被上述鸡公山会议[7月20日—8月15日]决定撤销，行政区域划归息县和固始县，而固始就是县委书记杨守绩被吴、戴“丢车保帅”戴上手铐之地)，所称跟刑讯逼供打死副书记无关的申诉及平反要求因毛指示的“民主补课”期间所定的案难翻，县委请示信阳地委后对马恢复行政18级待遇、发给生活费并给受牵连的其妻恢复公职。蔡对这位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因工作错误和说不清的人命案而长年坐牢、全家受难深表同情，已半痴呆的马就靠这份善心而活到2002年<sup>121)</sup>(从参加革命时期推测终年当在80上下，和张树藩一样生年不见记载也可见人微言轻)。张树藩等指名控诉的戴苏理“文革”后扶摇直上与此对照则也能感觉资历及错误性质易受原谅，而不论其“俱往矣”的当否都更显出连工作错误都谈不上的老革命霖之死

诡异暗合：历史人物生卒、历史事件发生时日中含天命·天意、天理·天道的天数·天机（夏）

于“红色恐怖”太惨。

和“纪念吴芝圃同志百年诞辰座谈会”相映成趣的“张霖之诞辰百年纪念活动”，2008年7月1日由中国煤炭能源集团公司和河北省南宮市（故人老家）市委、市政府在冀南烈士陵园举办。会上致词中的“今天是党的87周岁生日，在举国欢庆之际……张霖之诞辰百年活动，意义非凡”，<sup>122)</sup>想来非指张生于87年前的7月1日巧合按“10月怀胎”算当时尚未“受精”的中共的党庆（假若真如此则大可不必搬出其实谈不上占人口约95%的非党国民也同贺的党庆来喧宾夺主），而是诞生日期和彭柏山一样说不清（“百度百科”记载死时离年满59岁差20多天）而权放到党庆。同样看似奇特的活动名称中不加“同志”则和陵园的性质一并凸现其“革命烈士”的特殊身份，1992年12月2日民政部追认的这一称号会叫人想到无此待遇的“文革”牺牲者们更冤。

国家决定以此方式补偿的“12.2”与1/4世纪前的“1.22”的数似而日异象征着时代转变，张霖之死的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其中“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等怒号就像是行刑宣告。“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的欢呼应了这天的“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成立，原副市长王效禹等联合23个群众造反组织召开数万人的大会夺了市委、市人委的权，中央首次认可的这一市级地方新权力机构横空出世加速了各1、2级行政区夺党、政大权之风。12年后的同1天则在拨乱反正、维纲驱邪的历史潮流中并无大张旗鼓地刻下了1个坐标点——1979年1月4日起举行的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首次全体会议22日闭幕并通过一系列方针。1967年1月4日上海《文汇报》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开启了全国自下而上夺权的决堤闸门（当天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调查员的名义回上海老巢就说明这起突破有黑手操纵），25日《人民日报》首登地方夺权宣言——“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14日发布的《第一号通告》。党中央机关报在不堪回首的往昔继鼓动浮夸而扶垮（谐音创语）泡沫经济后又为动乱张目的，12年后的1月25日则在头版和第2版分别详报中纪委首次全会和张际春等人平反昭雪追悼会，而该报当天编号“第11157号”中的111和57都能在毛泽东时代找到风云变幻的岁月对应。

1967年1月11日在毛出席的政治局会议上徐向前、叶剑英、朱德强调要维护军队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军委发出“1.11”通知规定对各地要害部门实行军事管制；当天军委决定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由徐向前任组长、江青任顾问。毛委派非军人的夫人到军中充当“文革钦差大臣”的“乱点鸳鸯谱”只能加剧自毁长城的动荡，10天后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开国中将）就在舰队司令部的浅井里“被自杀”。红4方面军时代的领导、此时的“全军文革”组长徐帅对明摆着的他杀发狠说此案不破就死不瞑目，<sup>123)</sup>结果他1990年9月21日去世（1901年11月8日生，终年88岁）后至今未得水落石出。和陶偏偏死于55岁生日<sup>124)</sup>一样离奇的是次日凌晨张霖之在北京矿业学院内被关押处毙命后，煤炭部机关里贴出的大字报写“反革命修正

主义分子张霖之于1967年早5点55分畏罪自杀”。<sup>125)</sup>李辉在《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中提到事发年份、月份的3个5在历史里程碑上格外醒目，而陶勇终年的55、传闻发现张霖之死亡时刻的“5:55”和1955年5月的“胡抓”相串起来，可以仿陆游赠前妻唐婉词《钗头凤》上、下阙结尾惜叹的“错！错！错！”、“莫！莫！莫！”，谐音以“误！误！误！”、“勿！勿！勿！”、“雾！雾！雾！”或“污！污！污！”、“无！无！无！”。

从唐婉答词的“难！难！难！”、“瞒！瞒！瞒！”还能想到真相被瞒而难知晓和难以长久隐瞒，而王昭君“分明怨恨”的无奈出宫整整过2千年后继陶勇而去“独留青冢”的张霖之终年58，又和感叹汉文帝“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李商隐（约813—约858）的卒年的后2位数相重合。也曾作诗2首咏贾谊的毛泽东恰在那位皇上（前202—前157）没后2100年就任中共主席，史称“明君”者尚且如此的镜鉴也能说明实足年龄55岁即成新国家“始祖”的毛会走上迷途。他在7大（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上称“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这话不错，国民党人邓宝珊的该命题道破和瞿秋白概括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中共哲学的另一半，在充满斗争的毛泽东时代朝野上下都成年累月、无时无刻不绷紧战天斗地、抗敌锄奸的神经，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时间坐标数字往往出人意外地跟其它含特殊意义的时日诡秘地暗中挂连。

张霖之和彭柏山的终年除了可能性大和富于象征性的同为58岁外也不排除前者59、后者57，而20世纪的57、58、59乃至曾希圣、陈独秀的终年61、62等为尾数的年份都因毛失误而多难。1957、58年以失去党籍之身被晾起的彭柏山59年遭流放、死于毛当领袖之年尾数的“4.3”；曾希圣获中央平反昭雪的1978年7月18日离去世10年另零3天的跨度正合浩劫期间，而78既是清算“文革”的11届3中全会（1978年12月18日—22日）召开之年的尾数，又是1955年“文字狱”中被打成“胡风分子”的人数和1966年毛给江青写“预言书”之日；“7.18”作“71.8”则正合毛开始其张开并收拢对林彪团伙的包围网的“南巡”的年、月。“纪念张霖之百年诞辰活动”大概是因故人生日不确定而当作“党的儿子”安排在党庆日，其实并非中共1大开幕日而严格说来不能算“党的生日”的“7.1”如作上世紀的年份尾数看，则恰逢国际共产主义的一瞬即逝的壮举和永世流传的战歌——巴黎公社和《国际歌》问世百年，而迎来“半百”的这个大党在“71.7.1”的第75天就遭受了正、副统帅中的“半边天”塌，和“反右”之年尾数的57相反的这个75是曾指挥打“右”的邓小平被“反右倾翻案”打翻之年。

在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3伟人相继去世（1月8日、7月6日、9月9日）之前，1975年董必武、康生先后病故（4月2日、12月16日）已经开始了“76”天数的倒计时。李德生1974年辞去政治局常委及中央副主席职务后所剩的9名常委在527天里锐减至4名，取代李的邓又于年底靠边、翌年4月7日被罢免而呈顶层因逝世或失势而大减员的非常事态。党内仅存的2位1大代表——董、毛辞世之间天数的527和“中央文革”成立的“5.28”相邻，接下去

诡异暗合：历史人物生卒、历史事件发生时日中含天命·天意、天理·天道的天数·天机（夏）的“5.29”是“红卫兵”组织首创于北京之日而一并象征着“文革”折腾终致折寿。1886年3月5日诞生的董必武终年89岁比晚生整12年的周恩来多出1轮生肖，和董同龄的朱德也比其45岁诞辰（1931年12月1日）时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毛长寿7岁，在董的3天后死于孤岛的蒋介石终年87岁（1887年10月31日生）也可算边缘化反倒多活之例。

董忌日的“4.2”在日本因“四二”跟“死に”（动词“死”的活用形之一）同音而不吉利，1个月前饶漱石在监禁中死去则可联想“高饶联盟”首次公开发难而招来自取灭亡的导火线——1953年7月22日饶在中组部部务会议上主持围攻受刘少奇倚重的资深副部长安子文，翌日晚又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打乱议题而对从高岗处获悉的安昨晚向刘诉苦一事大加责难，<sup>126)</sup>这天恰逢1大开幕（也在晚上）32周年而他死于“3.2”的天数像是显示中共“不好惹”（借用这一“文[革]痞[子]”语言既表示惹不起，又以读第4声的“好”意兼指不喜欢惹事），显示事实比小说更离奇的巧合是“文革”中全国最先夺市级大权的王效禹死于饶的20周年祭（王1967年5月9日被中央任命为山东省革委主任、1969年4月28日当选为军委委员，但9届1中全会后不到4周中央就以5月25日中发[69]26号文件对其主政失误展开批判，旋即挂职靠边后1971年3月30日被撤职、4月14日被下放到辽宁盘锦农场监督改造，“文革”后回山东后1979年2月被开除党籍；有趣的是“文革”前期的荣升和刘贤权相似而蹉跌约早5年，而终年81岁[1914年2月生]比刘多4岁也符合边缘化的减负荷效应）；和党庆“7.1”重合的饶及潘汉年的终年71不如诸多“胡风分子”而显示出党内“窝里反”的“对（自）己（人）严”，还能和仅活到“耳顺之年”（60岁）前后的上述若干人乃至刚及同受衔之年尾数的55的陶勇一道，反衬出伤皮肉至体无完肤、触灵魂如刺刀见红的“文革”之“秋风扫落叶”远为冷酷无情。

中共建政之年的尾数49在日本由于音同“死苦”及正合“7周祭”的天数而往往被忌讳，“4.9”在此巧合和曾希圣同去罢免舒同的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忌日，1965年死于这天使这位“左王”避免了“文革”中升级为“上海帮”（“4人帮”旧称）头领，而毛尊称“柯老”的此公终年和一样独裁的安徽同乡陈独秀都是62（1902年10月10日生）。毛1973年12月21日接见参加军委会议的成员时对朱德说“老总啊，……你是红司令啊！”，为示亲密所称的“你是朱（猪），我是朱（猪）身上的毛啊！”<sup>127)</sup>使“76.7.6”朱死暗示了毛亡，进而应了“皮之不附，毛将不存”字面的祸不单行之变是次日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丧生。传说这位开国中将的授衔是毛念及1946年中原突围的殊勋而指示“皮有功，少晋中”的结果，<sup>128)</sup>毛生前所送的花圈最后恰给了该爱将的巧合又因他是军史上殉职于空难的最高级将领而不祥。空8军副军长李振川不顾有关人员鉴于气象不好建议慎重而拍板改变航线并主动“压座保险”，在其执意下强行升空的米-8型810号直升机起飞35分钟后11时15分栽到了漳浦县灶山上。<sup>129)</sup>遇难的13人中含在南昌陆军学院工作的长子也有几分像给毛致命一击的林彪及妻儿的坠毁，逢抗日战争爆发

39 周年的“7.7”和终年近 62 岁（1914 年 8 月 30 日生）也暗合“49”、“62”天数。

中共党史专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因肝癌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早逝则令人不寒而栗，怀疑是其《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0 年刊）触怒亡灵，以致毛诞辰 108 周年之日被“57”劫难魔数勾去了年仅 57 岁而本来大有作为的人生。为彭小莲《他们的岁月》作序的牧惠不待 2011 年增订本问世就在 2004 年笔耕间歇时猝然辞世，和 19 年前胡风病故相同的“6.8”忌日又是彭柏山跟张霖之一样在高等院校被打死的年份的尾数。牧惠与蓝翎、朱铁志合编的《新中国杂文选》起名作直面现实、寄托理想的《真话的空间》，其针砭时弊的政论杂文的结集代表作可举出《造神运动的终结》（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7 年版），这 2 个标题对毛泽东时代滋生、泛滥以至遗毒后世的做假不求是和唯上不唯实可谓犀利的讥讽。他 76 岁上写完关于《水浒传》中杨志、白胜的 2 篇草稿后泡澡放松时突发心脏病而永失机锋，<sup>130</sup>“青面兽”、“白日鼠”成主角的遗作也终止了《歪批水浒》（群言出版社 1993 年刊）的延续，而该书问世时逢诞辰百年的毛在死前 393 天的 1975 年 8 月 14 日夜谈古典名著引发了“歪批”——“《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等看法被拿来敲打力主整顿的邓小平。借延安整风（1942 年 2 月—1945 年 4 月）“造神”发端 55 年后的那束“投枪”的名称而言，则这番搬起死人砸自己“右臂”（偏“右”的得力助手）的把戏和其后的整邓动作虽然得逞，但“神”造的运动转年就随着毛死及“左膀”（靠“左”的“4 人帮”）“被陪葬”而永久终结。“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是毛独到的《水浒》人物评判，嫌“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的由领导农民起义起家的中共领袖此际之“歪”，已深陷字形组合的“不正”而致不可自拔地在 1976 年的天怒人怨中“去了”（谐“76”音）。

1980 年给胡风平反的中发文件编号“76 号”巧合命抓他入狱的毛泽东的去世年份的尾数，该代号现代史上以指上海极司非尔路 76 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著称，潘汉年就是 1943 年秋在策反工作中被这座魔窟的早期二把手李士群挟持去南京见汪精卫而日后招来问罪。1959 年 7 月 16 日庐山会议上印发彭德怀信后胡乔木、周小舟、吴冷西、李锐及张闻天在田家英处就此议论，胡听李戏称聚会为“低调俱乐部”就严肃地申明“不是，不是，我们这是马克思主义俱乐部”；28 年后李在庆幸这个若追究其名称出典就不得了的玩笑在批斗高潮中未被揭发、坦白出来的同时，解释是借用汪精卫、陈公博等人不赞成抗日而自称的“低调俱乐部”，听此说明的《“乌托邦”祭》作者惊叹“可见，这个出典假如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上被揭出来是何等要命！”<sup>131</sup>胡对李的趣言当即正色予以正名就应是出于深知该出典绝对会“触电”、这玩笑无异于玩火，从延安时代当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靠着小心将“万年船”驶到邓小平时代终结的此公这次得以避祸。

官制《毛泽东传》写 7 月 10 日毛指定杨尚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组成起草



诡异暗合：历史人物生卒、历史事件发生时日中含天命·天意、天理·天道的天数·天机（夏）

小组，胡 19 日作为《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主要起草人之一在发言中呼吁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传记对其意见大体代表了“秀才”们的一些看法这一记述加注说明当时所称的“秀才”主要指陈、胡、吴、田；毛 28 日面告陈、田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后叫杨尚昆向各组长打招呼今后不再提这 4 人之事，8 月 11 日在全体会议上不无得意地特别讲到“有些人想把我们的秀才挖去”却未得逞。他为教育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而安排列席与彭叫板的 7 月 31 日、8 月 1 日常委扩大会议，但会后特意留下谈话争取的这 4 人均未获下“停战令”（杨尚昆形容上述解脱“秀才”的决定），<sup>132)</sup>兼任毛通讯秘书而可算半个“秀才”的李在劫难逃也可从那句不知轻重的“脱口秀”看出必然。其谐谑、俏皮、打趣竟应了字面所含的皆言可虐、打、削（墙倒众人推而要恶待、批斗、罢官），侥幸未被揭发的此语令他到 80 年代仍心有余悸也证明政治“通奸”罪在党内乃十恶不赦。潘汉年出于顾虑对晤汪事捂盖子和毛闻其交代后即命逮捕都因“内通汉奸”嫌疑非同小可，而令他坦白的契机就是毛在高饶事件中尤其不容“里通外国”而敦促及时讲清对组织隐瞒的问题。<sup>133)</sup>

毛称“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sup>134)</sup>似也和潘、扬的“通敌”嫌疑有关，秦城监狱 1960 年建成后犯人编号多是 2 位数的时代仅饶为 0105 亦表明“头等要犯”的位置。潘同年 3 月 15 日被从北京功德林公安部看守所移至位于京郊昌平区、当天起启用的这座监狱，他 1963 年 1 月 9 日在最高法院半秘密开庭审判时按事先安排对起诉书指控的罪状全部承认，被当场判刑 15 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翌月 13 日就予以假释、交公安机关管制，和已获释的夫人董慧一起被安排到北京团河劳改农场居住；扬和饶一样预审期长达 10 年、同于 1965 年 8 月 30 日被判 16 年（3 人中最长或有因对江青曾被逮自首变节、惹出风流丑事知情并整理过材料而受江忌恨之故，<sup>135)</sup>陈伯达批条所写“请谢富治同志再把扬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中职务最低的扬首当其冲，也可见身为第一副组长却凌驾于组长之上的“老板娘”或“老娘”[江的自称]记仇之深），而秦城监狱给潘、扬的代号 64、66 奇巧地分别是离开大牢后在“大鸟笼”中完整度过的头年，二者隔着 65（受潘案株连的袁殊的编号）联想饶、胡 1965 年获一线生机的转折也颇觉天意。

1967 年监狱实行军事管制后犯人编号改成 4 位数（头 2 位为年份，后 2 位为入狱的顺序），因而翌年 1 月 9 日被捕的冯基平（主持建秦城监狱的前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副市长）的 6807，同年夏末起被毛分批下令逮捕的“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王力、关锋的 6821、6822、6823，1989 年 12 月 29 日入狱的吴学灿（把赵紫阳讲话制成号外的《人民日报》记者）的 8929，同为“反革命动乱”要犯的鲍彤（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的 8901、王军涛（北京大学学生）的 8922 和陈子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周报》总编辑）的 8923，乃至上世纪、本世纪的超级（政治局委员级）要犯中的江青的 7604 和

陈良宇的 0702 等，<sup>136)</sup> 都能以沿用至今的这种 4 位编号从次序和人数 2 方面织成反映时代面貌和历史演变的编年史，江的 04 和“4 人帮”、陈的 02 和第 2 个因贪赃枉法入狱的政治局委员之相符也不无天数之妙。

为建政立下汗马功劳的“多面特工”袁殊 12 年徒刑满期的 1967 年正碰上要犯再关之风，又被关押 8 年、获释到劳改农场就业后 1982 年 9 月 6 日才随当年早他几天被捕的潘汉年被宣布无罪，1987 年 11 月 26 日（恰逢胡风被判刑的 22 年后）病逝（终年 76 岁）前病重、神经极为紊乱，可见“用特殊材料制成的”（斯大林形容共产党人语）潘、扬及胡的精神失常或崩溃非偶然。1966 年党庆日被当作“文艺黑线上的祖师爷”揪出的周扬则在被监禁的 9 年中从未服过安眠药，引以为豪的这一记录理由是“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又不是叛徒特务，为什么睡不着呢？”<sup>137)</sup> 反过来想则可联系潘汉年被捕前似有预感地向袁殊感叹的“干情报工作的没有 1 个有好下场”（这句令人寒心的含辛讖语有版本作“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sup>138)</sup> 推测潘、扬、袁乃至饶漱石的精神失常恐怕也有被如法炮制“请君入瓮”者知手段厉害之故。1956 年 7 月功德林看守所设立的专管高级要犯的特监区所收容的 8 人除了饶、潘、扬、袁，还有原外贸部副部长徐雪寒、原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泊（又名布鲁）、公安部的某局级干部和胡风。<sup>139)</sup> 徐 1955 年 4 月受潘扬案牵连被关押、1965 年 8 月被以“反革命罪”判刑 12 年后提前假释，接受监督劳动等后经 1981 年撤销原判、恢复党籍而出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干事等职，终年 93 岁（1911 年 8 月 28 日—2005 年 4 月 27 日）的生涯中始终保持身心健康；<sup>140)</sup> 曾被毛泽东誉为“延安的福尔摩斯”的陈 1951 年 1 月 24 日被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赴逮捕，1953 年 5 月被北京市军管会以“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特务”的罪名判刑 10 年，刑满释放后不久被送到湖北荆江县沙阳农场进行监督管制，“文革”中再次被押进劳改农场后 1972 年 2 月 25 日病逝（1909 年生 [日期不详]，终年通称 63 [或为 62] 岁），1982 年 5 月公安部追悼会为“左”倾及人际矛盾造成的这一建政后公安系统首起大冤案平反，<sup>141)</sup> 而和徐、陈不同的胡风落得精神崩溃还可以解释为中共的严酷打击非党外书生所能扛得住。

“文革”中又被关押的扬帆被发落到沙阳农场后双目几乎全部失明、不认识来探望的妻儿，<sup>142)</sup> 1967 年 5 月 22 日再入狱的潘汉年也许同样正因锐气全消才勉强熬过了 10 年浩劫而免遭整死，1975 年 5 月能携妻到湖南茶陵县公安厅涿江茶场作为“特殊犯人”接受管制可谓“道是无期却有期”。1956 年 4 月 25 日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论十大关系》报告时谈到顶级“反革命分子”时，明言“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但清朝末代皇帝、伪“满州国皇帝”溥仪和国民党特务头领康泽 1959、1963 年相继被特赦后，毛同意 1970 年 7 月 3 日专案组建议的判潘无期徒刑<sup>143)</sup> 似乎出于对“入海泥牛”还不放心（按原罪名处置而又不办改判的法律手续、再加永远开除出党的粗暴和严厉，正可谓当

诡异暗合：历史人物生卒、历史事件发生时日中含天命·天意、天理·天道的天数·天机（夏）

年红卫兵对“牛鬼蛇神”的“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但忌日和其隔12年而相邻的胡耀邦“文革”后作为中组部部长推进的平反冤假错案的结果，1982年8月23日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终于死后翻身。这天巧合10年前彭德怀吼出对杀林彪不服和12年前林在庐山会议开头对毛“唱反调”之日，而彭、黄、张、周认罪与否及早晚和处置、下场的相关所显示的毛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注定了不肯自我批评的林只能像毛不放心的刘、彭、陶、贺龙乃至周恩来等一样死在他之前。

饶漱石去世37年前的1938年3月2日林彪被晋军误击受重伤而导致其后的病态和扭曲，该拐点的整31年后爆发的中苏边界冲突又成为他日后犯忌独自发令全军而惹毛光火的起点。毛对林的“不依者不饶”和对饶、彭、刘的“依晚者亦不饶”可谓本质相通而轻重程度不同，刘少奇受迫害、诬陷而在河南开封囚禁处抱恨丧生被官方定为党和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sup>144)</sup>而同为2号人物的林罪作“叛国”的身败名裂、骨肉俱焚的家破人亡称得上是空前绝后的惨案。中共历代现任或卸任的正、副领导人中不乏死于国民党的刑场上或自己人的“软刀”下者，但不论是烈士（瞿秋白）或叛徒（向忠发）、后得昭雪者（刘少奇）或有待审冤者（赵紫阳），都没有落到肌肤烧灼厉害而难以辨认、头颅被敌方割下在柴锅里煮后带走并至今不还的地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人员对林夫妇遗体的这一残忍之举是为了确认身份<sup>145)</sup>），联想中共多年来作为楷模宣扬的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粉身碎骨也心甘”的英勇事迹，以及皖南事变后被国民党关押多年的新4军军长叶挺言志的“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在重庆渣滓洞监狱署名“六面碰壁居士”写的《囚歌》中期待的“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则可见“地下的火冲腾，把我和这活棺材一齐烧掉”在林以碰壁后化为“渣滓”的耻辱告终。与死于25年前同为党史上丧生者级别为至其时最高的空难（1946年4月8日）的叶的流芳百世相反，不愿屈从“主公”而成“败类”的林之“截锯”结局、“焦尸”教示（谐音创语）使人震惊。

周恩来确认林彪北飞后按毛指示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向待机的在京政治局委员迅速通报，在座者顿时震惊哗然、面面相觑的场内陷入紧张、沉重的气氛后唯有张春桥却显得格外高兴，对李作鹏（副总长、海军第一政委，开国中将）、邱会作（副总长、总后勤部部长，中将）说：“你们愁眉不展作什么？这是你们甩了一个包袱，你们解放了！”叶剑英见姚文元随即凑趣吩咐工作人员拿茅台酒庆贺时则严肃地告诫：“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这是一种耻辱，你们还有心庆祝？”举杯相庆的心血来潮由此作罢后江青、张春桥拉李作鹏玩起扑克牌<sup>146)</sup>也属于可耻的出格丑行。和李白、李贺并为毛酷爱的“三李”的李商隐之《五绝·风雨》的“黄叶仍风雨，青楼自管弦”，“黄叶”和“青楼”在此使人联想黄永胜、叶群（时任政治局委员的林彪夫人）和江青（前者语出黄私下致叶的调情诗——“缠绵五周月，亲手折几枝。虽是寒冬日，黄叶热恋时。”<sup>147)</sup>后者为江的名字及“文革”前期由钓鱼台宾馆内住处而来的代号“11楼”<sup>148)</sup>的合成），深夜纵酒不成后这

番放肆的“青春作伴自管作乐”（嵌入打牌的江、张、李名字的此语挂联杜甫名句“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结果因另一“还乡团”反攻倒算而终成笑柄。幸灾乐祸最大政敌将亡的“宫廷派”岂能料想5年后会中叶剑英“擒贼王”的瓮中捉鳖之计，近10年后和李作鹏分别作为“反革命集团”主犯被押上了国家最高级特别法庭的被告席。

“9.13事变”翌日下午周恩来接到林彪一行机毁人亡的报告后异常震惊地连声说“摔死了”，如释重负之余晚餐时破例喝了点茅台酒<sup>149)</sup>就和林叛逃尚未结局时张、姚的妄言蠢动截然不同。然而他又非杜甫的那首“平生第一快诗”《七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所咏的那样“喜欲狂”，毋宁有和“痛饮”相反的“饮痛”、“隐痛”而暗合李商隐《风雨》末联的“心断”、“销愁”。曾表面为国民党“军统”、“中统”和青红帮、日伪效劳而实则忠于共产党的“5重间谍”袁殊，饱经沧桑后一次邀多位老友来家吃饭庆贺春节之际从卧室下到楼梯一半时突然停下嚎啕大哭，走下来与大家见面后又若无其事地谈笑如常被理解为经常变脸使心理扭曲而变得悲喜无常。<sup>150)</sup>周恩来处理林彪事变告一段落后在纪登奎面前控制不住感情发出撕心裂肺的大哭之异样举动，<sup>151)</sup>也不妨视为这位随机应变、八面玲珑的“不倒翁”自有难言苦衷乃至恻隐之心的超常表露。大归之前在病榻上反复听越剧《红楼梦》的《黛玉葬花》、《宝玉哭灵》唱段<sup>152)</sup>可作诠释材料，“尔今死去依收葬，未卜依身何日丧？依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依知是谁？”的凄怆哀叹，对照刘少奇、林彪之“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后的“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活像周长年来多次或作为正方执钢鞭、或作为反派挨板子的党内政争、怨缘连锁的悲剧总结。

周在10大政治报告中概括林的“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并不冤枉任中央副主席、主持军委工作后对毛表面绝对逢迎、背地不以为然的两面派“演员”。林在读书眉批里写下的与大庭广众下的礼赞大相径庭的对毛评点也是“刺刀见红”、击中要害，如在1958年版的《学文化辞典》中“个人崇拜”条目旁写“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等（和本文征引《现代汉语词典》等的“迷信”等的释义，也可见词典条目多含触发思维的功能），在《新华报》散页上写“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反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等。<sup>153)</sup>毛1931年夏作《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歌颂5月16—31日长驱700里的连战连捷，“文革”爆发的整35年前开始的这段漂亮仗中的“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放到40年后，换序组合的“逼林飞，将军自重霄入枪”竟能用来表现林自投罗网而“暴走”、暴卒的推测。1973年底整周也是以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把戏制造“罪瓮”（谐音创语，指“请君入瓮”的罪名），邓小平不得已加入“枯木朽株齐努力”（同上词）的“围剿”亦因“上帝”逼喝“敬酒”的“将军”。

邓迎合毛批周的2年后也因自身接近“手可摘星辰”的高位而又不像周甘于“不敢高声语”，从“危楼高百尺”（均自上述李白诗）上被连举文件的力气都失掉的毛用不几句话就推了下去。顶层批周会的隐情因见不得人而被当作第二类“天机”（重要而不可泄露的秘密）遮掩，林彪死

诡异暗合：历史人物生卒、历史事件发生时日中含天命·天意、天理·天道的天数·天机（夏）

后其生日2次成拐点所显示的第一类“天机”（神秘的天意）则使人联想其他政要的诞辰，而毛引邓言首倡组建中顾委的1973年8月22日正值9年后落实并当首届主任的邓满69岁。整10年后的这天从1954年除夕到改革开放始动的1979年初都失去自由的扬帆终得到彻底平反，继最高法院1980年4月10日撤销原判、宣告无罪之后公安部再行发布复查结论的这一时机，联系1年差1天前的中央为潘汉年平反还符合处暑（8月23、23或24日）的“炎夏至此而止”。“文革”中和这些拨乱反正的“8.22”转机日期相近的历史连环之一是2个8月20日：1971年的这天驻蒙古新大使许文益到乌兰巴托莅任（24日向大人民呼拉尔主席递交国书），大使空缺近5年的紧张趋向正常化的两国关系不久就因林彪座机在蒙古境内坠毁而一时出现危机；3年后正是在这天中央正式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永远开除林彪集团主要成员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纪实文学作家张聿温在《真相：“九一三”事件考证》（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中，把当年8月22日许大使到乌兰巴托莅任作为蒙追随苏反华而致的关系紧张走向缓和的标志。<sup>154</sup> 本文作者对这一可作“8.22”转机之材料的记述查核时发现《人民日报》仅报导19日离京赴任，以及24日向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相当于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桑布递交了国书；再由该著作问世前的书刊所载文献（包括许本人访谈）<sup>155</sup>证实了是20日抵达蒙古首都履新。身为空军大校的张试图破解该军种其时深度卷入的这一事变所留下的层层迷雾、种种疑团，后记称从立意构思到补充修改历时不下10年的“十年磨一剑”是出于精益求精、谨慎小心，而“大量掌握材料尤其是第一手材料，并注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下笔准确精当”的意图，在这部全景式力作中的此处无关大节、瑕不掩瑜的大醇小疵里未能得到尽善尽美的实现。

“鹰击长空”的鸟瞰和“鱼翔浅底”的探求（借毛泽东1925年作《沁园春·长沙》句）都难，同样不易的是以蚂蚁啃骨头般的“迂功”（谐“愚公”音的创语，指看似迂腐的扎实功夫），敏锐地觉察、干净地杜绝可能以微小纰漏破坏真实性这一纪实作品的生命线的“堤内蚁穴”。前不着抵岗位、后不符递国书的22日莅任说鬼使神差地跟贯穿本文首尾的“8.22”时环相连，又和确认过程中不经意地发现与之关联的2个“8.20”一并使人惊异天数涵盖广、延伸长，该书《后记》暑期2009年12月6日就就像是上1天为诞辰98周年的林彪的阴魂降临贴近。张在《解放军报》主任编辑任上还推出过《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刊），高岗曾试图拉拢林入伙的那场高层争斗告终之年又连续派生出饶潘扬、胡风2个“反革命集团”，而文本以李清照词形容胡风丧事后注意到她的卒年月日和毛在党报上向胡开火整隔800年，即便诸说之一的此说如张著真相考证中的“8.22”莅任那样属于考证不足的偏差甚至是谬误，也不仅令人对历史时节、瞬间的“互联网”之似疏又密、不即不离油然而生惊疑和敬意。



## 题解

本文为论著《由“8341”、“9.9”、“红羊劫”等“时环天数”纵观中国的多难命运——兼论恰逢中共实际党庆90周年的“7.23”甬温线高铁惨祸之历史拐点的奇特性质》的第1部分，因属纪念特辑的本期刊物不适合连载而另加题成篇。

## 注释

- 1) 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从军长到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10—311页。本文中关于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李德生、李先念等人言行的记述均据此（至第312页），并参照李德生《李德生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初版为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刊〕）第383页。
- 2) 1969年5月31日—6月26日在武汉期间对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中的该记述（第1558页），值得注目的是9大刚完就抨击林彪。
- 3) 同注1文献，第81—83页。
- 4) 同上，第392—403页。
- 5) 同上，第360—361页。
- 6) 2012年12月5日再次阅览确认（以下引用网络资料同）。
- 7)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207页。作者详述1969年10月22日邓家被遣送离京去赣经过，称“属半软禁和监管性质”（第122—139页）。
- 8) 吴东峰《黄永胜逸事》，《中华传奇·大历史》2010年第10期。
- 9) 详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8章《中美和解与“周恩来外交”风波》第7部分《政治局批周会议》。本文作者在《从称谓“魔杖”管窥中国政要心迹及中国社会规则——〈晚年周恩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毛家湾纪实〉、〈国家的囚徒〉、〈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禁域·深宫话语联析》（上）注239（本刊第22卷2号〔2009年〕，第98页）中有评介。
- 10) 张聿温《真相：“九一三”事件考证》（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中，林彪离96号楼的时间诸说不一，作者根据林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作晚上11时50分左右（第267页），又引林内勤陈占照的回忆称11时50分左右林立果等来林客厅，过一会儿叶群等出来后林打铃叫他进去告诉马上去大连（第247—248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则为“夜里二十三时四十分”（第1601页）。
- 11) 详见邵一海《“联合舰队”的覆灭》（春秋出版社1998年版）第261—263页。
- 12)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249页。
- 13) 详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8章第8部分《邓小平在会上的角色》。
- 14) 毛1967年7月16日在武汉对王力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小平出来，至少是常委。（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46页）
- 15) “我一九三八年十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曾经说过：‘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就是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关于国际形势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1939年9月1日）“‘搬起石头打砸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6日）

诡异暗合：历史人物生卒、历史事件发生时日中含天命·天意、天理·天道的天数·天机（夏）

- 16) 详见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版）第223、227—228页。
- 17) 原话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611页，上次国事活动为本文作者查得。
- 18)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35—836页。
- 19) 本文标注人物终年以实足年龄为准，陈伯达生日无确证而从报道死讯的1989年9月30日新华社电。
- 20) 详见叶永烈《陈伯达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3章《秦城监狱》等。
- 21) 详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63—1565页、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5页。
- 22) 刘爱琴在《我的父亲刘少奇》（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版）中，记述刘听后气得浑身颤抖并呕吐、血压骤升至260/130mm、体温升至40℃，称单单在70岁生日这天告知“可见‘四人帮’的用心何其毒也”（第289页），而把账算到1974年才结成的那个小团伙头上不符合历史真实。这一幕不见于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等书刊（鲁彤、冯来刚《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版]的记述[第370页]，给人以至死都“根本不知道”的印象），或许也因过于丑恶及黑幕太深而难于触及。刘平平、刘源、刘爱琴《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中也有此特写，还揭露1968年仲夏刘被折磨得了肺炎并发症后上面立即安排抢救，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按：似指汪东兴）对医护、工作人员说“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当活靶子！”（黄峥编著《刘少奇的最后岁月 1966—1969》，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54、52页。按：该书注明此文应《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杂志之约写于1980年4月，但实际为应《中国青年》之约写于1980年3月，4月11日先由该刊以记者访问记形式部分登出，15日再由《工人日报》全文刊载。）
-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005—1006页。第995页称毛在彭黄张周中对争取周看得更重些（据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版]第181—213页），并选载了毛8月1日致周信。通宵长谈中毛告只要写检讨和揭发彭即可回湘工作，周流着泪拒绝（《周小舟缘何以生命为毛主席“祝寿”》，《老人报》2011年7月29日转载《文史资料》，原出处、作者待查核）。周8月13日致毛信引自李锐《实事求是，何惜纱帽——怀念周小舟》（《人民日报》1981年12月31日。收录此文的《庐山会议实录》在第375页的文末注明“原载1981年《人民日报》，但奇怪地未标日期）。
- 24) 《对〈中国大百科全书〉“林彪”条释文的意见》（1985年2月21日），收录于《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 25) 韩文甫在《邓小平传（革命篇）》（[台北]时报文化出版1993年版）中指出中国各省人都有其特点，而“湖南人的强悍勇猛，骡子脾气（如毛泽东）”（第39页）也见于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
- 26) 李锐记述各小组讨论中有人追问7月23日晚周小舟、周惠、李锐和彭德怀去黄克诚住处之事，“湖南集团”的指责即由此而来；毛30日找黄、周、周、李谈了一上午，也提到人们有这一说法。（《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第172—173页）
-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983页。
- 28) 详见顾保孜《中南海人物春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等。
- 29) 毛毛引汪东兴的回忆，《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122页。
- 30) 详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04—1705页。
- 31) 顾保孜《中南海人物春秋》第21章《“开明君主”张闻天》语。
- 32) 晓农、黄真《饶漱石：终来还被野心误》，《党史文苑》2003年第5期。
- 33) 徐慰曾《邓小平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炎黄春秋》2008年第1期。
- 34) 叶永烈在《七天印出〈陈云全传〉》一文中写道：“他的身世，当时除了《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

- 版上登載着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爲之撰写的一千多字的小傳外，鮮爲人知。”（《出沒風波里》，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 頁）
- 35) 1970 年 12 月 18 日與斯諾交談時言。
- 3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第 958 頁。
- 37) 揚帆《烏雲散盡現忠魂——悼念潘漢年同志》作如是說，稱潘案發生後“升級”而於 4 月 12 日被有關部門宣布逮捕審查、押入監獄。（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所編《潘漢年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95 頁）
- 38) 《“571 工程”紀要》稱毛澤東爲“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當代的秦始皇”；毛 1958 年 5 月 8 日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稱贊“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專家”，對林彪插話“秦始皇焚書坑儒”反駁道：“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一概（一作‘一貫’）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你們說得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
- 39) “百度百科”《揚帆》條目在起首的“百度名片”（基本信息）中有“逝世日期：1999 年 12 月 10 日”，正文內“生平”詳介却稱“1999 年 2 月 20 日上午 11 時揚帆在上海華東醫院逝世，……終年 87 歲”，本文採用有具體時刻的正文記述。（類似的自相矛盾也見於“維基百科”中文〔繁體字〕版《牧惠》條正文：“牧惠〔1928 年—2004 年 6 月 18 日〕，……2004 年 6 月 8 日，76 歲的牧惠在工作時心臟病發作，在北京逝世。”〔最後這句與“百度百科”相同〕不見於該條及諸多文獻的揚帆誕生月日，本文依據小朝《父親揚帆的晚年歲月》（《炎黃春秋》2012 年第 11 期）稱“今年 10 月 1 日，是爸爸揚帆的百年誕辰”。
- 40) 1983 年 3 月 24 日，陳伯達作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要犯受審時交代：“關於揚帆、饒漱石、潘漢年再抓起來此事，我完全忘記是什麼場合寫的，總之一定是開會時受命寫的，此事我任何印象都沒有留下來。筆迹是我的。”（詳見張雲《潘漢年的一生》〔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1 章《“覆盆”廿七載》等）
- 41) 何殿奎文、汪春耀整理《饒漱石在秦城監獄的日子》，《世紀》2010 年第 2 期。
- 42) 參見霞飛《饒漱石的最後結局》（《文史博覽》2006 年第 1 期）等。
- 43) 詳見孟紅《高崗是如何畫上人生休止符的》（《世紀風采》2010 年第 5 期）。
- 44) 詳見楊正輝、張玲《瞿秋白與〈多余的話〉》（《湘潮》2007 年第 8 期）。
- 45) 同上。
- 46) 據黎辛《賀敬之拯救大批作家詩人功不可沒——胡風平反公案爭論之四》（“多維新聞網”2005 年 4 月 12 日。由作者對上年 12 月 26 日載於《華夏詩報》的《我見證：賈植芳的不實之詞》修改）。又，“雪卷風升 王沐明創作室”博客 2009 年 8 月 4 日發表《鮮爲人知的中央給胡風三次平反的經過》，引於靜《舊物記——胡風遺藏記事》（中華書局 2008 年版），記述 11 月公安部發布回應胡風家人申訴的〔85〕公字第 50 號文件，指出胡風的 5 個歷史問題有的證據不夠充足，有的早已成爲不實之詞（因發布日期和文件號碼有異說而須核實，本文未在正文中言及）。
- 47) 李輝《文壇悲歌——胡風集團冤案始末》（人民日報出版社 1989 年版）。
- 48) 詳見吳祖光《一輩子：吳祖光回憶錄》（中國文聯出版社 2004 年版）中《“哲人其萎”——悼聶紺弩》一文。
- 49) 詳見崔力明《瞿秋白死刑執行官談瞿秋白之死》（“濟南文史網”2006 年 5 月 15 日）。
- 50) 詳見楊正輝、張玲《瞿秋白與〈多余的話〉》。
- 51) 參見虞韶年《尋找郎士元——瞿秋白並未寫絕筆詩》（“今日永安網”2012 年 7 月 31 日）等。
- 52) 《辭海》未標明的郎士元生卒年，本文根據《世界文學大事典》編輯委員會編《集英社 世界文學大事典》

诡异暗合：历史人物生卒、历史事件发生时日中含天命·天意、天理·天道的天数·天机（夏）

第4卷〔东京〕集英社1997年版的记述。

- 53) 详见徐庆全《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中《1955年：历史扭曲了人格——聂绀弩揭发胡风》一章。
- 54) 徐庆全记述聂晚年与胡风和舒芜都有很深的友情，曾在信中为舒辩解：“他一个卅来岁的青年，面前摆着一架天平，一边是中共毛公，一边是胡风，会看出谁轻谁重？我那时已五十多了，我是以为胡风这边轻的。”（出处同上）
- 55) 此外，中原健二《李清照》称“似于时年73岁的1155年之后”（山本和义、大野修作、中原健二《宋代诗词》〔东京〕角川书店《中国古典欣赏》第22卷，1978年版，第325页）。
- 56) 山田胜美《论衡（上）》〔东京〕明治书院刊《新释汉文大系》第68卷，1993年第15版，第4页。该书对王充卒年以96年为通说，并介绍还有100年、97年说（第10页）。
- 57) 见于“百度百科”《聂绀弩》、“湖北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文化名家》“现代散文家、诗人：聂绀弩”简介等多种网络文献，但均无出处。王培元《聂绀弩：“我将狂笑我将哭”》（《美文〔上半月〕》2007年第2期）记述：周恩来说是“大自由主义者”，夏衍说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他则自称是“民主个人主义者”。
- 58) 详见寓真（本名李玉臻，前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聂绀弩刑事档案》（《中国作家》2009年第2期）。该文介绍聂写给时任山西高级法院法官的朱静芳6句古风体诗《赠静芳大姐之并州》：“急人之急女朱家，两度河汾走飞车。刀笔纵横光闪闪，化杨枝水活枯花。劝君更进一杯茶，千里万里亦中华。”称聂用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记述朱家“专趋人急，甚己之私”这一典故，赞扬仗义力助而使自己得到意外契机的朱是当代的女朱家；朱“文革”中在山西法院已作为“右倾”人物靠边站而常住北京，与青年时代的知交李健生（章伯钧夫人）往来，遂又结识聂绀弩夫人周颖，并出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情和激愤，决计通过在晋工作的关系设法营救聂公出狱，为此两度奔走临汾、极尽周折。用“擦边球”救出被无理监禁的无辜人士堪称快举，这段佳话同时也说明“文革”中亦不乏“朝里有人好做官”的开后门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钻空子。
- 59) 同上。“百度百科”《聂绀弩》条目称是“10月10日以‘特赦’获释”，但未标明出处。
- 60) 徐庆全《1955年：历史扭曲了人格——聂绀弩揭发胡风》。
- 6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286—288页。
- 62) 王小鲁《“后文革”电影叙事》，《经济观察报》2010年11月29日。
- 63) 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中的引用作“有关负责人”，章诒和《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南方周末》2009年3月19日）则指明是罗瑞卿写。
- 64) 参见彭小莲《他们的岁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李宗陶《〈红日风暴〉导演彭小莲：曾经那些说不出的慌张》（《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17期）。
- 65) 详见倪方六《风水三千年》（文汇出版社2010年版）等的记述。
- 66)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沈醉、文强《戴笠其人》（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171—172页。
- 67) 详见《蒋介石和中统局首脑在大陆的墓地》（“人民网”2007年12月25日转载“中国日报网”，初始出处及作者待查核）等。
- 68) 详见姜毅然《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关系》（《世纪风采》2007年第3期）等。
- 69) 张聿温《真相：“九一三”事件考证》，第281页。
- 70) 李宗陶《〈红日风暴〉导演彭小莲：曾经那些说不出的慌张》记述：“作家王戎是接着氧气瓶出现在镜头前的。他讲着平反后25年的工资没处去要，‘头发都白了，也没办法说理去。’讲到后来，没有言语声，只有老人生气了，从唇间‘呼哧呼哧’喘气的声音。……两个月后，王戎去世了。”
- 71) 详见何满子口述、吴仲华（何夫人）整理《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 72)《东方早报》报道《上海杂文家何满子 8 日去世》,“新浪网 读书频道”2009 年 5 月 11 日转载。
- 73) 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05 页。
- 74) 王征明《揭秘:潘汉年的所谓“以特反特”罪状》(《世纪》2012 年第 3 期)披露,后来根据这 2 句诗硬要把扬帆打成包庇特务反革命分子“三千三”并正式上报中央的,是“担任上海市公安局长的黄领导”。
- 75) 彭小莲《他们的岁月》,第 30、157 页。
- 76) 宋霖《张恺帆“反党联盟”案真相》(《党史博览》2001 年第 11 期)、《张恺帆在 1959 年》(《炎黄春秋》2012 年第 8 期)。
- 77) 详见《曾希圣传》(《曾希圣传》编纂委员会,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等。
- 78) 详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 年第 2 版)第 266—273 页。
- 79) 同上,第 273 页。
- 80) 详见何立波《吴芝圃与大跃进运动》(《党史文苑》2006 年第 23 期)。
- 81) 同上。
- 82)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 271—272 页。原文未用引号而本文加上,是考虑到单用冒号则其中 2 个句号与本段下文在形式上分得不够清,同时也以此明示为引用文献。
- 又,该书此段中的“十年、八年”和“五十年”在此按本文体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而该书内其它刘少奇言论中也有“再经过 5 年、10 年以后”(第 321 页)、“30 年党龄也要开除党籍”(第 269 页)等阿拉伯数字标记。
- 83)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 321 页。原出处为 1994 年 7 月 1 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 84) 详见林小波《四清运动始末》(《党史文苑》2005 年第 9 期)等。
- 85)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称,毛泽东把刘少奇“推翻”他这件大事偏偏追溯到 7 千人大会,揭开这个谜团的 1 把钥匙是江青 1967 年 4 月 12 日说的透露“毛主席在 7 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第 317 页),脚注(第 316 页)标明出处为“张明军《关于‘文革’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再思考》,见《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 年第 6 期”。
- 8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崇文·陈绍畴主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51—552 页。
- 87) 姚锦(姚依林的堂妹)编著《姚依林百夕谈》,中国商业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65 页。
- 88) 袁宝华《对国民经济的艰苦调整》,《当代中国研究史》2002 年第 1 期。
- 89) 天儿慧、石原亨一、朱建荣、辻康吾、菱田雅晴、村田雄二郎编《岩波 现代中国事典》([东京]岩波书店 1999 年版)中,王国维亡故时期误作 6 月 5 日。
- 90) 于鹏飞、杜鹃《但悲不见九州同——借读〈王维国遗稿〉》(上)，“中国新闻电脑网络”主办《华夏文摘增刊》第 857 期(2012 年 7 月 24 日)。该文称王在狱中写下并多次寄往高层的万言《申诉书》贯穿“错”、“冤”2 字,对“9.13 事件”专案的极具代表性的呈现令人拍案而起;为对遗稿予以补遗和解读而采访的故人长子王大章 1967 年入伍,林彪事发后于 9 月 21 日被隔离审查(其时 23 岁,作为首批工农兵学员在复旦大学就读),后被复员处理并开除党籍。
- 91) 同上。
- 92) 同上。
- 9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 1201 页。
- 94) “政典网”的《历任青海省委书记 杨植霖》条目,称“1911 年 2 月 19 日出生于呼和浩特市左旗什报气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本文依据这一官方主办的网站发布的权威信息(有 1962 年 1 月、11 月等不同说法的到位时间[后者见冈部达味·安藤正士编、岩波书店 1996 年刊《原典中国现代史 中国研



诡异暗合：历史人物生卒、历史事件发生时日中含天命·天意、天理·天道的天数·天机（夏）

- 究手册》，亦从该简介记述的2月），而不采用“维基百科”中文（繁体字）版同条目的“（1911年5月14日—1992年9月10日）”，如此则日期又巧合86年后的邓小平逝世。
- 95) 详见尹曙生《省长王昭之死》（《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 96) 本文以下亦引用的刘当天的讲话，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270—272页。
- 97) 苏晓康、罗时叙、陈政《“乌托邦”祭——一九五九年庐山之夏》，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年版，第391页。
- 98) 故人之子吴谦在“纪念吴芝圃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参见注115）上称：同年4月以来河南省委、重庆和上海的新四军研究会分别开会纪念其父亲诞辰百年，在河南省委召开的会议上张震叔叔以书面发言表达了深切缅怀之情。
- 99) 水静《特殊的交往——省委第一书记夫人的回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34页。
- 100) 详见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中《周恩来和酒》一章。
- 101) 详见陈健（新华社离休记者）《为张钦礼所做的申诉——焦裕禄身后鲜为人知的一桩大冤案》（2002年写，2003年12月改写。载于“新语丝网”，公布时期不详）。
- 102) 省委机关报《河南日报》1949年6月1日（农历端午节）创刊，省人民政府主席吴芝圃9月赴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体会议期间恳请毛题写报头，毛破例给地方报纸写的报头10月下旬寄到，共4组中本人较满意的第1、第4组分别于当年11月1日、1952年党庆日起启用。（“中文百科在线”《河南日报》）
- 103) 见陈红兵《坎珂十年》（《今天》杂志第93期“七十年代专辑”，“今天视野网”2011年9月23日发布）。该文记述：“当夜河南革命造反派的三大著名头头同时被逮捕。党言川是河南‘二七公社’的学生头头，我是开封‘八二四’的学生头头，张钦礼是‘兰考卫焦’的头头。河南支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派——‘河南十大总部’、‘河南造总’、‘开封左司’、‘兰考卫东林焦’的头头一个没抓，并且这时大都成了整我们的掌权者。”在省看守所代号为“010”的作者翌年12月26日接到“1979汴法刑字第365号”判决书，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的判决经省高法裁定维持原判后，被送到禹县的省第3监狱（夏朝首座监狱“钧台”遗址所在地）度过了整10年。
- 104) 陈健《为张钦礼所做的申诉——焦裕禄身后鲜为人知的一桩大冤案》。
- 105) 同上。
- 106) 同上。
- 107) 鲁彤、冯来刚《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第368—369页。
- 108) 王蒙《中国天机》，安徽文艺出版2012年版，第41—42页。
- 109) 钱昊平《党委“第一书记”今昔》，《南方周末》2012年7月12日。
- 110) 详见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从军长到党中央副主席》第5章《整芜湖》、第6章《毛泽东为什么选中李德生》。
- 111) 参见“百度百科”《刘贤权》等。同一条目内“百度名片”中出生日期作1914年12月，本文取较详尽的“人物经历”的9月27日说。
- 112) 李望贤《“第五代”彭小莲 为电影执着的异类》，“香港文汇报”2011年12月30日。
- 113) 黄崢整理《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作发生于1月3日毛召集的中央有关领导的会上，本文采用5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说是根据毛要重点整党内走资派等言论据官方《毛泽东传》应在该日该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75—1378页详述这2次会上的发言，正文均作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前者的出处脚注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记录，1965年1月3日”，后者则为“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5年1月5日”。
- 114) 周的反应及下文提及的张其后恢复名誉等，见俞虎《周恩来、邓小平与张霖之的平反昭雪之路》（《纵横》

- 2002年第7期)等。林彪对张惨死的震惊和同情有多则追忆,如王光渝《拜访王秉璋叔叔》(《老照片》第44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称:他1967或1968年对主管国防科委的王说“张霖之是个好同志,他是让戚本禹那伙人害死的,戚本禹是刽子手!”
- 115) 详见“于向真的博客”2006年10月3日、19日发布的博文《革命先辈吴芝圃诞辰百年纪念(子女篇)》、《高风亮节千秋范》,及钱正英、张淮流等在会上的讲话(载“中华魂网”等)、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纪念吴芝圃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论文集》(见“中国知网”)。
- 116) 参见“政典网”、“新华网”《潘复生》及“中国黑龙江信息网”《新中国人物志——潘复生》等。上述“中国黑龙江信息网”文(2011年5月20日)中,逝世日期作4月29日。
- 117) “维基百科”中文(简体字)版条目作不规范的《皮定钧》(文中却有“皮定均”),作为网络公用工具书则不敢恭维。
- 118) 苏晓康、罗时叙、陈政《“乌托邦”祭——一九五九年庐山之夏》,第153—154页。
- 119) 朱健国(《中国市场》[新华社香港分社]专刊部主任)《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再曝“信阳事件”真相——评点路宪文“信阳事件”回忆录》(“中国农村综合改革研究网”《信阳事件历史档案解密之一百》,2012年9月19日)。该文称2007年12月4—9日专程到当地采访“信阳事件”当事人,经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确认,路宪文揭露真相的那篇遗书为身患癌症中的1993年8月11日亲自定稿;又指出因路作为“替罪羊”被判刑及北京、郑州和信阳的档案馆至今不开放该事件的档案、当局禁谈该事件,路的资料极难查证,网上查不到其照片和生卒年月,知情者记不准确,家属拒绝访问,因此该文成为研究他和事件的重要资料。
- 120) 苏晓康、罗时叙、陈政《“乌托邦”祭——一九五九年庐山之夏》,第154页。
- 121) 据多家网站、博客摘录自“《蔡辽尤印象·蔡辽尤漫话人生》(华夏出版社)”,未标明编著者及刊行年份的这一文献待查核。
- 122) “邢台新闻网”2008年7月1日发布的《纪念原煤炭部长张霖之同志——在张霖之烈士百年诞辰大会上讲话》(副题似以“在纪念张霖之烈士百年诞辰大会上的讲话”为通顺,未标明的致词者在该网次日发布的《南宫市举行纪念张霖之诞辰100周年活动》中仍无报导,从着重赞扬煤炭事业上的贡献来看或是“中国煤炭能源公司领导”(所配4位讲话者照片之一的说明,唯独这幅无实名)。
- 123) 见俞虎《共和国部长之死》(“济南文史网”2006年5月15日)等。
- 124) “维基百科”中文(简体字)版的《陶勇》条目中出生日期作1913年1月21日;“百度百科”的同一条目内“人物简介”称“1913年1月21日生于安徽省霍邱县叶集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大事年表”中却写“1912年1月出生在霍丘县叶集一个贫民家庭里”。《辞海》等权威工具书标明生于1912年,在此居多数、似详细的1913年1月21日为错误。“大事年表”最后的“1967年1月21日在上海逝世”也准确,“谜一般的陶勇将军之死”1节里却奇怪地作2月21日。
- 125) 俞虎《共和国部长之死》。
- 126) 戴茂林、赵晓光《饶漱石“震动”中组部》,《羊城晚报》2011年5月11日。
- 1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675、1677页。
- 128) 吴东峰《“皮有功,少晋中”——皮定均将军纪事》(“人民网”2007年7月2日)称:另一说为“定均有功,由少进中”。
- 129) 详见《谁在瞎编“皮定钧中将遇难真相”?》(“中国新闻网”2004年10月26日转载《都市海峡报》)等。
- 130) 朱铁志《牧惠临终留下的还是杂文》(“新华网”2004年6月21日转载《文汇报》)称:牧被发现俯卧在浴池里时遗体上有尸斑而说明走了几个时辰;书桌上摊着刚写完的关于杨志和白胜的两篇草稿,显然是在完成后想泡温泉放松一下,谁承想这竟成为绝笔!

诡异暗合：历史人物生卒、历史事件发生时日中含天命·天意、天理·天道的天数·天机（夏）

- 131) 苏晓康、罗时叙、陈政《“乌托邦”祭——一九五九年庐山之夏》，第165—166页。
- 1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976、981—982、996、1001、994—995页。
- 133) 罗青长《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所编《潘汉年在上海》，第363—364页）。
- 134) 1955年3月23日对陈毅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
- 135) 本系列论文以下将评介《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的此说及不同意见。
- 136) 饶漱石、潘汉年、袁殊、扬帆、戚本禹、王力、关锋的犯人编号，据黄卫《何殿奎：亲历“中国第一监狱”监管岁月》（《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12期）。按：1967年8月26日晚周恩来奉毛当天做出的“抓起来”指令宣布王、关“请假检讨”，戚则因毛出于争取之目的暂时不动而于翌年1月14日才被隔离审查（参照本文作者《从称谓“魔杖”管窥中国政要心迹及中国社会规则——〈晚年周恩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毛家湾纪实〉、〈国家的囚徒〉、〈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禁域·深宫话语联析》[下之1]注574[本刊第24卷2号（2011年），第72页]的引证辨析），但王、关先在钓鱼台、西山软禁后1968年1月26日才入秦城监狱，戚的编号在前不排除是先进此牢，如是同时进则和毛的犹豫一并显出他被看重。
- 冯基平的被捕日期及狱中代号，见刘光人、赵益民、于行前主编《京都公安局长冯基平》（群众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323、330页。
- 吴学灿、鲍彤、王军涛、陈子明及下文提到的戴晴的编号，根据陈子明《秦城纪事（二）》（主要抄录1990年7月15日所写的散文，载《中国人权双月刊》第6期[2009年8月13日]）。文中称还知道王之虹、陈小平、吴稼祥的编号是8924、8926、8918，并言及从媒体上可查到陆定一是6601、吴法宪是7602（他推测黄永胜是7601）、江青是7604，姚文元大概是7606或7607。
- 江青和陈良宇的编号见《环球人物》2009年第30期特辑《秦城监狱人和事》的2篇文章——崔瑾月《两个反革命集团主犯曾在此受审关押》和章功《贪腐高官的服刑地》。
- 137) 周密（周扬之子）《走出秦城的周扬》，《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
- 138) 见顾雪雍《我所知道的“五方特务”袁殊》（2012年多家网站转载，原出处待查核）等。
- 139) 《何殿奎：亲历“中国第一监狱”监管岁月》。
- 140) 参见记述徐雪寒事迹的诸多文献。故人诞生日期根据韩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调研员）整理的《徐雪寒同志生平概述（初稿）》，该文献为2011年11月6日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和三联书店召开的“徐雪寒同志百年诞辰纪念会”的资料（载于会后“财新网”发布的《纪念徐雪寒诞辰100周年》特辑。“百度百科”《徐雪寒》中未标明出处的8月8日说则可信度差，也非阴历（1911年有闰6月，故阴历8月初8迟至公历9月29日）。
- 141) 参见“百度百科”《陈泊》等。
- 142) 详见朱忠康《毛泽东的“暗箱操作”——秘密抓捕潘汉年、扬帆》（“纵览中国网”2011年5月20日）。其中描写家属来时“他已经双目失明，记不得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始终用怀疑和憎恶的眼光对着他们”，而全失明者还有“眼光”（而非与视力无关的“神情”）似不合逻辑（“扬帆”也不规范）。女儿小朝在《父亲扬帆的晚年岁月》中母亲和弟弟去时，“爸爸见了他们就跑，当时他的左眼已完全失明”，这说明实际上是右眼尚存视力而可辨认人物。
- 143) 详见张云《潘汉年的一生》第11章《“覆盆”廿七载》等。
- 14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37页。
- 145) 详见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336页等。
- 146) 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597页。
- 147) 据称为“9.13”后从叶群的文件柜（一说卡片盒）中搜出。有关她与黄永胜关系暧昧的记述不少，如

- 王兰多口述、焦烨著《叶群之谜——一个秘书眼中的叶群与林彪》（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3 年版）等（事变时任叶群内勤的王是叶的司机杨振纲之妻，杨随主人外逃而死于非命）。
- 148) 参见本文作者在《从称谓“魔杖”管窥中国政要心迹及中国社会规则——〈晚年周恩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毛家湾纪实〉、〈国家的囚徒〉、〈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禁域·深宫话语联析》（上）注 4、5（本刊第 22 卷 2 号，第 76 页）的详介。
- 149) 孙一先《在大漠那边》，第 171—172 页；高振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27 页。
- 150) 顾雪雍《我所知道的“五方特务”袁殊》。
- 151) 张聿温《真相：“九一三”事件考证》引周秉德（故人的侄女）《我的伯父周恩来》的记述（未标明出版单位、版次、年份及页码），来说明周反应极为复杂（第 277—278 页）。不妨指出，如注意到铁竹执笔、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9 年刊行的该书第 2 版已删去 2001 年初版中的这一大段，则可就当局对此的复杂反应做文章。
- 152) 详见一清《临终听〈葬花〉 周恩来晚年心态何其凄苦》（“理解毛泽东·一清的博客”，2008 年 8 月 1 日）。
- 153) 大华编著《毛泽东与林彪——辉煌与罪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19—520 页。
- 154) 张聿温《真相：“九一三”事件考证》，第 280 页
- 155) 如许峰《许文益见证林彪坠机事件始末（上）》（《北京档案》2003 年第 4 期）、慕安《“九一三事件”后中蒙交涉始末》（《世纪风采》2010 年第 2 期）。

（夏 刚，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 現代中国の歴史的人物の生涯や歴史的事件の発生の 日時 of 奇妙な暗合に見る天命・天意

中国の古今の歴史を繙くと、多くの人物の生没や事件の発生の、日時の奇妙な一致や隣接、西暦年の下2桁の数字の符合など、時間（時点・期間）の摩訶不思議な連環が見られる。本稿筆者は中国の哲学や中国的な人生観の伝統を踏まえて、数々の「偶然の一致」を天命の体现や天意の暗示、天機を表徴として捉え、社会・人間の変遷に於ける歴史的な因縁と人為的な働きの相関を割り出したい考えである。

本稿はシリーズ論文の第1部分として、毛沢東・鄧小平時代の事象や人間模様を中心に、中国共産党及び共産党政権の歴史に焦点を当て、様々な「時環」（時間的連環）を手掛りにして、党・国家及び政治家・文化人などの動きや運命を分析するものである。政治的な行事や政策決定などに於ける「時環」から歴史の循環や原理の継承を見出し、冤罪及びその名誉回復に見る「時環」から不条理と天理との相克を読み取り、独裁統治の連鎖の強固さとそれを凌ぐ「天道」の制御の超越性に就いて論じる。

（夏 剛，立命館大学国際関係学部教授）



